



□ 12
476
14



十三經注疏

毛詩三

仁12
7/6
14

門 12
覽
卷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一

十二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陸曰王國者周室東都王城畿內之地在豫州今之洛陽是也幽

王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正義曰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謂王城也周以鎬

京為西都故謂王城為東都王城即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
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
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
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
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
畿內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都為八百東都為六百其言與
瓚同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為伯甸言爵為伯服
在甸案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
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
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

學東

波
18
14

內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為伯甸本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亦八百相通可知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所居東都貢賦所均不可並為二畿故通數之共為千里○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正義曰禹貢云荆河惟豫州注云州界自荆山而至于河而王城在河南洛北是屬豫州也太華即華山也外方即嵩高也地理志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外方在潁川嵩高縣則東都之域西距太華東至於外方故云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正義曰僖二十五年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為周之畿內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正義曰文王有聲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為宗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謂洛邑也以洛邑為東都故謂鎬京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正義曰洛誥云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乃卜瀕水東瀕水西惟洛食我

又上瀕水東亦惟洛食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之眾觀名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瀕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則成周洛邑同年營之也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書序文彼注云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武王已都鎬京成王尚云在豐者豐有文王廟將行就告之故名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於此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是也此王城於漢時為河南縣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正義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亦書序文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正義曰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是成王居洛邑也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注云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無知之稱是殷頑民於成周也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遷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成王復還歸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廢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正義曰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郊特牲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

自夷王始貽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
忍居王於彘是王室之衰始於懿王至於夷厲政教尤衰也
十一世者以言武王作邑因據武王數之周本紀云武王崩
子成王誦立崩子康王釗立崩子昭王瑷立崩子穆王滿立
崩子共王瓘立崩子懿王囂立崩共王弟孝王辟方立崩
子夷王燹立崩子厲王胡立崩子宣王靜立崩子幽王宮皇
立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二王除孝王辟方是十一世也本紀
又云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
女而為后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
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鄭語云王嬖褒姒使至於為后而生
伯服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是申后見廢太子奔
申王欲於申求之故韋昭云太子時奔申也。申侯與犬戎
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之廢后去太
子也申侯怒乃與緡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
兵莫至遂殺幽王麗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魯語里草
對成公云幽王滅於戲孔晁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麗山國
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
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
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戲山名非也。
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

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云晉文侯於是平定天子隱六年
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地理志幽
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周本紀云於是諸侯乃
即申侯而其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為平王地理志云幽王
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於是王
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
風。正義曰於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
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
所及與諸侯相似故言無異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
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猶而
云貶之謂之風者言作為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
乃貶之也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
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
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其意
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為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
外故為風也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服虔云尊之猶
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
此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敘以實應
故每言閔周也周本紀云平王即位五十二年崩太子泄父
早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二十三年崩子莊王他立十五年

崩維此三王有詩耳黍離序云閔周室之顛覆言鎬京毀滅則平王時也君子行役及揚之水葛藟皆序云平王是平王詩矣君子陽陽中谷有蕓居中從可知兔爰序云桓王則本在葛藟之下但簡札換處失其次耳兔爰既言桓王舉上以明下明采葛大車從可知矣采葛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明大車亦桓王詩也丘中有麻序云莊王不明即莊王詩明矣故鄭於左方中以此而知皇甫謐云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為刺今王風自黍離至中谷有蕓五篇是也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並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兔爰至大車四篇是也如謐此言以葛藟為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王詩次在鄭上謐退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離如字說文作稿過古卧反又古禾反覆芳服反彷彿皇反徨音皇鎬胡老

反復扶又反而同於國風焉崔集注本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今詩本皆無**疏**黍離三章章正義曰作黍離詩者言閔宗周也周之大夫行從征役至於宗周鎬京過歷故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墾耕盡為禾黍以先王宮室忽為平田於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顛覆敗彷徨省視不忍速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言過故宗廟則是有所適因過舊墟非故詣宗周也周室顛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東遷洛邑喪其舊都雖作在平王之時而志恨幽王之敗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為平王詩耳又宗周喪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彷徨不忍去敘其作詩之意未必即在宗周而作也言宗周宮室盡為禾黍章首上二句是也閔周顛覆彷徨不忍去三章下八句是也言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敘其所傷之由於經無所當也。箋宗周至風焉。正義曰鄭先為箋而復作譜故此箋與譜大同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鎬京謂之西周也即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為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故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

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為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周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以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是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論語註云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者始者從下本上之辭遂者從上嚮下之稱彼言十世希不失矣據末而本初故言始也此言天子當為雅從是作風據盛以及衰故言遂也下列於諸侯謂化之所及纔行境內政教不加於諸侯與諸侯齊其列位故其詩不能復更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地盡為禾黍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搖音遙。慙蘇路反。知我者謂我心憂箋云知我者知我之情。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箋云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箋云遠

乎蒼天仰愬欲其察已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蒼天本亦作倉采郎反爾雅云春為蒼天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吳胡老反夏為昊疏彼黍至人哉。正義曰天旻密巾反閔也秋為旻天。鎬京宮室毀壞其地盡為禾黍大夫行役見而傷之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黍離離而秀彼宗廟宮室之地又有稷之苗矣大夫見之在道而行不忍速去遲遲然而安舒中心憂思搖搖然而無所告訴大夫乃言人有知我之情者則謂我為心憂不知我之情者乃謂我之何求乎見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所求索知我者希無所告語乃訴之於天悠悠而遠者彼蒼蒼之上天此亡國之君是何等人哉而使宗廟丘墟至此也疾之太甚故云此何人哉。傳彼彼宗廟宮室。正義曰序云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知彼黍彼稷是宗廟宮室之地黍與稷也作者言彼黍彼稷正謂黍稷為彼耳傳言彼宗廟宮室者言彼宗廟宮室之地有此黍稷也。箋宗廟至尚苗。正義曰言毀壞者以傳文質畧嫌宗廟尚存階庭生禾黍故辨之湛露傳曰離離垂然則黍離離亦謂秀而垂也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故云我以黍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苗謂禾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為種故黍秀而稷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

還歸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時也是
故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
其初至故不變黍文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尚未周了故
也。傳邁行至所愬。正義曰邁行釋言文靡靡行舒之意
故言猶遲遲也釋訓云遲遲徐也戰國策云楚威王謂蘇秦
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然則搖搖是心憂無所
附著之意故為憂思無所愬也。箋行道也道行猶行道。
正義曰今定本文當如此傳訓經之邁以為行箋又訓經之
行以為道嫌相涉故又釋之云道行猶行道也。傳悠悠至
蒼天。正義曰釋詁云悠遠也故知悠悠遠意釋天云穹蒼
蒼天李巡曰古詩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
穹蒼是蒼天以體言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吳
大貌故言其混元之氣昊昊廣大則稱昊天矣閔也言其以
仁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昊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
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傳言天其號
不一故因蒼天而摠釋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釋天云春
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
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昊大故曰昊天秋萬
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
天郭璞曰旻猶愬也愬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

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為稱鄭君和
合二說故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
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案尚書堯
典義和以昊天摠勅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
月孔丘卒稱曰旻天不弔非秋也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
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冬
夏氣高明故以遠人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
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
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
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
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為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
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義和欽若昊天孔丘
卒旻天不弔無可怪耳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為
蒼天夏為昊天歐陽說春為昊天夏為蒼天鄭既言爾雅不
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天夏蒼者鄭爾雅與孫
郭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
歐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二物理相符
合故鄭和而釋之。箋此亡國之甚。正義曰正月云赫
赫宗周褒姒滅之亡國之君者幽王也史記宋世家云箕子
朝周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

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過殷墟而傷紂明此亦傷幽王但不是主刺幽王故不為雅耳何等入猶言何物人大夫非為不知而言何物人疾之甚也。彼黍離離彼稷之穗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行邁靡靡中心如醉醉於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見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噎憂不能息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疏。而言中心如噎故知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

其危難以風焉

難乃且反下注同風福鳳反

疏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至風焉。正義曰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君子行役無期度二章上六句是也思其危難下二句是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往行役我不知其反

來

鑿牆而棲曰塒箋云雞之將塒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使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

如之何勿思箋云行役多危難我誠思之。疏傳鑿牆而棲曰塒。正義曰釋宮文也又云雞

曷其有佻

佻會也箋云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

雞

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括古括反弋本亦作

棲于桀日之夕矣

羊牛下括。括古括反弋本亦作

雞

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括古括反弋本亦作

杙羊職反或音羊特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箋云苟且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

遠害而已求道行。遠于萬反。疏君子陽陽二章章

義曰作君子陽陽之詩者閔周也君子之人遭此亂世皆畏懼罪辜招呼為祿仕冀安全已身遠離禍害已不復更求道行故作詩以閔傷之此敘其招呼之由二章皆言其相呼之事。箋祿仕至道行。正義曰君子仕於朝廷欲求行之道非為祿食而仕今言祿仕則是止為求祿故知是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也。君子陽陽左執

簧右招我由房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國

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簧音皇其

樂只且箋云君子遭亂道不行其且樂此而已。樂音洛注且樂和樂及下章同且子徐反又作且七也反

疏

君子至只且。毛以為君子祿仕賤職招呼其友此君

心在於樂官之位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用此房中樂官之位言時世衰亂道教不行其且相與樂此而已。鄭唯以由為從為異餘同。傳陽陽至之樂。正義曰言無所用心者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賢者在賤職而亦意氣陽陽是其無所用心故不憂下傳云陶陶和樂亦是無所用心故和樂也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鑠也春官笙師注鄭司農云笙十二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傳以笙簧一器故云簧笙也月令仲夏調等笙簧簧則簧似別器者彼於等笙簧三器之下而別言簧者欲見三器皆有簧簧非別器也若然三器皆有簧何知此非等簧而必以為簧者以笙師備言樂器有笙簧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本施於笙言笙可以見簧言簧可以見笙故知簧即笙非等簧也此執笙招友欲令在房則其人作樂在房內矣故知國君有房中之樂此實天子而言國君者以諸侯亦有此樂舉國君以明天子譜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箋由從至官職。正義曰釋詁云由從自也俱訓為自是由得為從以招人必欲其從已故易傳也此君

子之友說君子招已故言我君子之友自謂也此人於時在位有官職故君子得招之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是說男子得在房招友之事也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何則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聽政小寢以燕息路寢非燕息之所也下箋云欲使從之於燕舞之位以燕言之明不在路寢也樂實不在路寢而譜云路寢之樂者云路寢房中者以小寢是路寢之下室繫路寢言之天官宮人掌六寢之脩注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是小寢繫於路寢之事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君

子陶陶左執翾右招我由敖

陶陶和樂貌翾翾也箋云陶陶猶陽翾也箋云陶陶猶陽

陽也翾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陶音遙翾徒刀反敖五刀反遊也翾徒報反沈徒老反俗作翾翾於計反燕本又作宴於見反

且

疏傳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周人怨思焉

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

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道近疆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揚如字或作揚木之字非屯徒門反戍東遇反守也韓詩云舍思如字沈息。疏揚之水嗣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或如字數音朔。疏揚之水六句至思焉。正義曰不撫其民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屯戍母家次二句是也思者下二句是也此三者皆是所怨之思俱出民心故以怨配思而摠之。箋怨平王至戍之。正義曰此刺平王不嫌非是周人而特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故言周人以別之諸侯之戍亦由於王諸侯之人所以不怨者時王政不加於諸侯諸侯自使戍耳假有所怨自

怨其君故周人獨怨王也車牽白華之序亦云周人但其詩在雅天下為一此則下同列國故須辨之杜預云申今南陽宛縣是也在陳鄭之南後竟為楚所滅

故知迫近疆楚數見侵伐是以成之揚之水不流東

薪與也揚激揚也箋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東薪音新激經歷反湍吐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也申端反迅音信又蘇俊反

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其音記詩內皆放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箋云此或作已亦同

也思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

疏揚之水至歸哉豈不能流移一束之薪乎言能流移之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行恩澤於下民乎言其能施行之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為耳非不能也王既不撫下民又復政教頗僻彼其之子在家不與我共戍申國使我獨行偏當勞苦自我之來日月已久此在家者今日安否哉安否哉何月得還歸見之哉羨其得在家思願早歸見之久不得歸所以為怨鄭唯上二句

為異餘同。傳興也揚激揚。正義曰激揚謂水急激而飛揚波流疾之意也此傳不言興意而鄭風亦云揚之水不流束楚交與此同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此亦不與鄭同明別為興。箋懷安至之甚。正義曰釋詁云懷安止也俱訓為止是懷得為安此承不與我戍申之下故知思鄉里處者之安否也役人所思當思其家但既怨王政不均羨其在家處者雖託辭於處者願早歸

揚之水不流束楚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也。懷哉

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疏傳甫諸姜。正義曰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

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周語云祚四岳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

為姜姓故傳言甫諸姜許諸姜皆為姓與申同也平王母家申國所成唯應成申不成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成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

揚之水不流束蒲蒲草也箋云蒲蒲柳。蒲如類也。揚之水不流束蒲字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

許相協箋義為長今則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許諸

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疏箋蒲蒲柳正義

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為草故易傳以蒲為柳陸
機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
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
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為箕籜之楊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蕓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

家相棄爾蕓吐雷反韓詩云荒蔚也廣雅又名益母
飢本或作饑居疑反穀不熟饑音覲疏不熟

疏中谷有蕓三章章六句至棄爾正義曰作中谷有蕓

薄雖薄未至棄絕遭遇凶年饑饉遂室家相離棄耳夫婦之
重逢遇凶年薄而相棄是其風俗衰敗故作此詩以閔之夫
婦日以衰薄三章章首二句是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下四
句是也夫婦衰薄以凶年相棄假陸草遇水而傷以喻夫恩

薄厚推之傷於水始則濕中則脩久而乾猶夫之於婦初已
衰稍而薄久而甚甚乃至於相棄婦既見棄先舉其重然後
倒本其初故章首二句先言乾次言脩後言濕見夫之遇已
用凶年深淺為薄厚也下四句言婦既被棄怨恨以漸而甚
初而嘆次而歎後而泣既嘆而後乃歎難亦輕於不淑何
嗟及矣是決絕之語故以為篇終離或逆或順各有次也

中谷有蕓嘆其乾矣與也推離也嘆菸貌陸草生於
谷中傷於水箋云與者喻人居

平安之世猶離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離之生谷
中得水則病將死。嘆呼但反徐音漢說文云水濡而乾也
字作蕓又作灘皆他安反離音佳爾雅又作蕓音
同菸於據反何音於說文云鬱也廣雅云臯也

離慨其嘆矣此別也箋云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
子別離慨然而嘆傷已見棄其恩薄。此

匹指反徐符鄙反又敷姊反字林父几扶罪慨其嘆矣
二反慨口愛反嘆本亦作歎吐丹反協韻也

遇人之艱難矣艱亦難也箋云所以慨然而
至難

矣。正義曰言谷中之有蕓草為水浸之嘆然其乾燥矣以
喻凶年之有婦人其夫遇之恩情甚衰薄矣蕓草宜生高陸

之地今乃生於谷中為谷水浸之故乾燥而將死喻婦人宜
居平安之世今乃居於凶年為其夫薄之故情踈而將絕恩
既踈薄果至分離矣有女與夫別離既然其長嘆矣所以長
嘆者自傷逢遇人之艱難於已矣人者斥其夫艱難謂無恩
情而困苦之。傳推離至於水。正義曰釋草云萑華注節間
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芫蔚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注節間
又名益母陸機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蘭
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案本草
云益母芫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推臭穢臭穢即芫蔚也
說文云曠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文云菸綏也然
則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曠為菸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
谿曰谷谷是水之所注推處其中而乾故知以陸草傷水為
喻。傳此別。正義曰以此
與離共文故知當為別義也 **中谷有萑** 曠其脩矣 且脩
乾也。脩如字
本或作菴音同 **有女此離** 條其歎矣 條條然歎也。
嘯籀文嘯字本
又作 **條其歎矣** 遇人之不淑矣 箋云淑善也君
子於已不善也 **中**
谷有萑 曠其濕矣 離遇水則濕箋云離之傷於水始
則濕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

已之恩徒用凶年深淺為厚薄
。徒如字徒空也沈云當作從 **有女此離** 啜其泣矣 箋云及與也泣者傷
啜張劣反 **啜其泣矣** 何嗟及矣 箋云及與也泣者傷
復何與為室家乎此其有餘
厚於君子也。復扶又反 **疏** 箋離之薄厚。正義曰以
詩立文先乾後濕故知喻君子於已有薄厚從其甚而本之
也但君子於已自薄因遭凶年益甚故云徒用凶年深淺為
薄厚徒空也言其意自薄已空假凶年為辭也。箋及與至
君子。正義曰及與釋詁文嗟乎復何與為室家乎其意言
舍此君子則無所與此其有餘厚
於君子定本作餘俗本作殊非也

中谷有萑三章章六句

兔爰 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

師傷 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不樂其生者寐不欲覺之
謂也。背音佩樂沈音岳

疏 兔爰三章章七句至生焉。正義曰
孝反又如字下同 **疏** 作兔爰詩者閔周也桓王失信於諸

侯諸侯背叛之王與諸侯交構怨惡連結殃禍乃與師出伐諸侯諸侯禦之與之交戰於是王師傷敗國危役賦不息使君子之人皆不樂其生焉故作此詩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及平王崩周人將昇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粟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也傳又曰秋王以諸侯伐鄭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戰於緡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傳稱射王中肩自是矢傷王身此言師敗正謂軍敗耳據擲谷風序云國俗傷敗止言俗敗則知此云傷敗亦止言師敗非謂王身傷也序云君子不樂其生之由三章下五句皆言不樂其生之事章首二句言王政有緩有急君子亦為有兔爰爰雉離于羅也此而不樂序不言畧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爰爰緩意鳥網為羅言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躁七刀反本亦作燥沈七感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蹙子六反本亦作戚七歷反

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

尚無成人為也箋云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為謂軍役之事也

百罹尚寐無訖 罹憂訖動也箋云我長大之後乃遇此無所樂生之甚。罹本又作離力知反訖有兔至無訖本亦作訖五戈反長張丈反大音代賀反

疏 正義曰言有免無所拘制爰爰然而緩有雉離於羅網之中而急此二者緩急之不均以喻王之為政有所聽縱者則緩有所躁蹙者則急此言王為政用心之不均也故君子本而傷之言我生初幼稚之時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為言其冀無征役之事也

今我生之後年已長大乃逢此軍役之百憂既不能殺身庶幾服寐而無動耳言不樂其生也。傳爰爰至不均。正義曰釋訓云爰爰緩也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李巡曰鳥飛張網以羅之此經兔言緩則雉為急矣雉言在羅則免無拘制矣舉一緩一急之物故知喻政有緩急用心之不均也箋有所躁蹙者定本作操義並得通。箋尚庶幾至之事。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是尚得為庶幾也易云庶幸也幾覲也是庶幾者幸覲之意也以傳云尚無成人者為成人之所為正

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傳羅憂叱動。正義曰皆釋詁文。

有兔爰爰雉離于學

學覆車也。學音俘郭云今之翻車大綱也覆芳服反車赤奢反。

我生之初尚無造

也。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疏傳學覆車正義曰下

傳置罟與此一也釋器云罟謂之罟罟也罟謂之罟罟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

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罟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

罟罟也。罟昌鍾反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罟字林上凶反罟張劣反郭徐姜雪姜穴反爾雅云罟謂之罟罟覆車也。

我生之初尚無庸

庸用也箋云庸勞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

凶尚寐無聰

聰聞也箋云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凶。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九族

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藟力軌反藟似葛廣雅云藟藤也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按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

安以為桓王之詩崔

疏

葛藟三章章六句至族焉。正義集注本亦作桓王。曰棄其九族者不復以族食族燕

之禮絃而親睦之故王之族人作此詩以刺王也此絃其刺王之由經皆陳族人怨王之辭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

鄭譜。箋九族至之親。正義曰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義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

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

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

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為同姓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庶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不得但

施於同姓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

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妻是為

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

孫昭然察矣是鄭以古說長宜從之事也古尚書說直云高祖至多孫凡九不言之親此言之親欲見同出高祖者當皆親之此言棄其九族正謂棄其同出高祖者非棄高祖之身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
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漘箋云葛也藟也生於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與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漘呼五反長不張丈反

他人父
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為己父族

人尚親親之辭○遠于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箋云謂萬反又如字注下皆同

疏
長而不絕者乃是葛藟之草所以得然者由其在河之漘得河之潤故也以與子孫長而昌盛者乃是王族之人所以得然者由其與王同姓得王之恩故也王族宜得王之恩施猶葛藟宜得河之潤澤王何故棄遠我為己父也謂他人為己父則無恩於我亦無肯於我有顧戀之意言王無恩於己與他人為父同責王無父之恩也○傳

水厓曰漘。正義曰釋水云漘水厓李巡曰漘水邊地名厓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
音侯涯也。漘

母亦莫我有
箋云有識有也

疏
為厓李巡曰漘一名厓郭璞曰謂水邊也。箋王又無母恩。正義曰又者亞前之辭上言謂他人父責王無父恩也此言謂他人母責王又無母恩也然則下章謂他人昆責王無兄恩也定本吸諸本又作后義亦通

漘
音檢爾雅云重甌隙郭云形似累兩重甌上大下小李巡云隙阪也詩本又作水旁兼者字書音吕恬理染二反廣雅云漘清也與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昆兄也

謂他人昆
此義乖

亦莫我聞
箋云不與我相聞命也

疏
傳漘水隙。正義曰釋上夷上平上洒下陷下故名漘孫炎曰平上陷下故名曰漘不行者蓋衍字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漘不發聲也

詩疏卷之二

此在河之滄即彼滄也釋山云重甌險孫炎曰山基有重岸也
隙是山岸滄是水岸故云水隙。傳昆兄。正義曰釋親文。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使所吏反下竝同

〔疏〕

采葛三章章三句至讒也。正義曰三章如此次者既積時成歲欲先少而後多故以月秋歲為韻積日成月積月成時

小事大事其憂等耳未必小事之憂則如月急事之憂則如歲設文各從其韻不由事大憂深也年有四時時皆三月

三秋謂九月也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作者取其韻耳彼

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

憂懼於讒矣箋云與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

〔疏〕

彼采至月兮。正義曰彼采

使出而為小事兮其事雖小憂懼於讒一日不得見君如三月不見君兮日久情疎為懼益甚故以多時況少時也。傳

葛所至讒矣。正義曰言所以為絺綌者以其所采疑作當暑之服比於祭祀療疾乃緩而且小故以喻小事使出也大

事容或多過小事當無愆咎但桓王信讒之故其事唯小一日不見於君已憂懼於讒矣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喻臣以大事使出。共音恭。

〔疏〕

傳蕭所以共祭祀。正義曰釋草云蕭萩李巡曰萩一

蒿白葉莖蘼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

蒸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蒸蕭合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祭祀也成十三年左

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

艾五蓋反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

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疏〕

大車三章章四句至

訟焉。正義曰經三章皆陳古者大夫善於聽訟之事也。陵遲猶陂池言禮義廢壞之意也。男女淫奔謂男淫而女奔之也。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經稱死則同穴則所陳古者陳周公以來賢大夫。

大車檻

大車大夫之車。檻，車行聲也。大車，大夫之車。檻，車行聲也。大車，大夫之車。檻，車行聲也。

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箋云：荼亂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績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雛。檻，胡覽反。毳尺鏡反。冕名。荼，吐敢反。雛，本亦作雀音。雀，音。盧力吳反。亂，五患反。行下孟反。績，胡妹反。豈不爾思，畏

子不敢

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箋云：此二句者古之欲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大車至不敢。正義曰稱所尊敬之辭。禮與音餘。疏言古者大夫乘大車而行其聲。檻然身服毳冕之衣。其有青色者如菸草之色。然乘大車服毳冕。冕，巡行邦國決男女之訟於時。男女莫不畏之。有女欲奔者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為無禮之交與。畏子大夫之政，必將罪我，故不敢也。古之大夫使民畏之若此。

今之大夫不能然故陳古以刺之也。傳大車至決訟。正義曰以序云陳古大夫故知大車是大夫之車。春官巾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謂蠻服以內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檻，聲也。菸，離釋言文郭璞曰：菸，草色如雛。在青白之間。傳以經云如菸以衣冠比菸色。故先解菸色。又解草言菸是蘆之初生。釋草云：葭，蘆莖。莖，蘆孫炎郭璞皆以蘆亂為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亂為一草。此傳菸為蘆之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蘆菸為一也。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大夫不服毳冕。傳又解其得服之意。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為諸侯。加一等，非謂德也。謂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命加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外。即加命也。今傳言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為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聽訟，故得如子男之衣服。乘其大車。檻然服毳冕以決

今之大夫不能然故陳古以刺之也。傳大車至決訟。正義曰以序云陳古大夫故知大車是大夫之車。春官巾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謂蠻服以內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王朝大夫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檻，聲也。菸，離釋言文郭璞曰：菸，草色如雛。在青白之間。傳以經云如菸以衣冠比菸色。故先解菸色。又解草言菸是蘆之初生。釋草云：葭，蘆莖。莖，蘆孫炎郭璞皆以蘆亂為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亂為一草。此傳菸為蘆之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蘆菸為一也。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大夫不服毳冕。傳又解其得服之意。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故得服毳冕也。春官典命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解周禮出封謂出於畿內封為諸侯。加一等，非謂德也。謂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命加於王朝一等。耳。非謂使出封畿外。即加命也。今傳言大夫四命出封五命，則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為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即得加命。反於朝廷還服其本。此陳古者大夫出封聽訟，故得如子男之衣服。乘其大車。檻然服毳冕以決

訟也此時王政纔行境內而已周人刺其大夫不能聽境內
之訟無復出封之事但作者陳出封之事以刺之耳。箋焚
亂至如離。正義曰焚亂釋草文以傳解焚色未辨草名故
取爾雅以定之鄭以周禮出封謂為諸侯乃加一等出封行
使則不得然此詩陳古天子大夫服毳冕以決訟則是其人
於禮自得服之緣此服之貴賤準其官之尊卑解得服之所
由故云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也王朝之卿大夫出封於畿
外褒有德加一等使卿為侯伯大夫為子男其諸侯入於王
朝為卿大夫者以其本爵仍存直以入仕為榮耳不復更加
其命數故侯伯入為卿子男入為大夫諸侯之數眾王朝之
官少或亦侯伯為大夫非惟子男耳隱十一年左傳曰滕侯
曰我周之上正顧命孔安國注云齊侯呂伋為天子虎賁氏
是侯伯入為大夫者也以其本爵先尊服其於國之服故鄭
志荅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
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此陳子男為大夫仍得服
毳冕也又解毳衣之色所以得如焚者以毳衣之屬衣則畫
繪為之裳則刺繡為文由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則如離故得
如焚色言毳衣之屬者自毳以上當有袞冕鷩冕與毳冕之
服其衣皆用繡也若絺冕則衣刺粉米唯用繡玄冕則衣無
文不復用繡明毳衣之屬正謂袞鷩耳知衣繡裳繡者考工

記言畫績之事則績謂畫之也臯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華蟲
以上言作績明畫為績文宗彝以下言絺繡明是絺為繡文
但王者相變禮制不同周法火與宗彝亦畫而為衣不復在
裳故鄭於司服引尚書以校之周禮考之而立說云古者天
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
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
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
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績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
凡九也鷩冕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
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
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
之玄焉如鄭此言是毳以上則衣用績絺冕則衣亦繡也知
繡皆有五色者考工記曰畫績之事雜五色又曰五色備謂
之繡是績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離其赤者如頰故二章各舉
其一耳傳以焚為離箋以焚為鷩似如易傳又言其青者如
離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鄭荅云離。大車啍啍毳衣
鳥青非草名鷩亦青故其青者如離。大車啍啍毳衣
如瑞。啍啍重遲之貌瑞積也。啍他敦反徐又徒孫反瑞
音門說文作瑞云以毳為屬也解此瑞云玉頰色也

木之赤苗謂之瑞玉色。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疏傳至
如之類。勅貞反赤也。正義曰。噶噶行之貌。故為重遲。上言行之聲。此言行
之貌。互相見也。釋器云。一染謂之緹。再染謂之頰。郭璞云。淺
赤也。說文云。瑞玉赤色。故以瑞為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
有如皦日。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
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
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闕於古禮。
皦本又作皎。古了反。疏夫聽政也。非徒不敢淫奔。又令室
家有禮。使夫之與婦。生則異室。而居死則同穴。而葬男女之
別。如此。汝今時大夫。若謂我此言為不信乎。我言之信。有如
皦然之白日。言其明而可信也。刺今大夫。闕於古禮。而不信
此言也。傳穀生至為一。正義曰。穀生釋言。文皦者。明白
之貌。故為白也。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宮室。辨外內。男不入
女不出。是禮也。生在於室。則內外異死。所以得同穴者。死則
神合同。而為一。故得同穴也。祭統曰。鋪筵設同。凡春官司几
筵。注云。周禮雖今。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

中同几精氣合也是既葬之後
神合為一神合故可以同穴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
之而作是詩也思之者思其疏丘中有麻三章章四

毛以為放逐者本在位有功。今去而思之。鄭以為去治賤事
所在有功。故思之意。雖小異。三章俱是思賢之事。箋思之
至見之。正義曰。箋以為施施為見己之貌。來食謂已得食
之。故以思之為思其來。已得見之。毛以來食為子國復來。我
乃得食。則思其更來。在朝非徒思見而已。其意與鄭小異。子
國是子嗟之父。俱是賢人。不應同時見逐。若同時見逐。當先
思子國。不應先思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然
則賢人放逐。止謂子嗟耳。但作者既思子嗟。又美其奔世。有
德遂言及子國耳。故首章傳曰。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
是言麥亦子嗟所治。非子國之功也。二章箋言子國使丘中
有麥。著其世賢。言著其世賢。則是引父以顯子。其
意非思子國也。卒章言彼畱之子。亦謂子嗟耳。丘中有

麻彼雷子嗟

雷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境塙之處盡有

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為賢。燒
本亦作嫩苦交反塙苦角反又音學本或作遠此從孫義而
誤耳彼雷子嗟將其來施施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
施舒行伺聞獨來見已

疏

丘中至來施施。

之貌。將王申毛如字鄭七良反下。同施如字伺音司閒音閑又如字。有功今而放逐在外國人觀其業而思之言丘中境塙之處所以得有麻者乃雷氏子嗟之所治也。由子嗟教民農業使得有之今放逐於外國人思之乃遙述其行彼雷氏之子嗟其將來之時施施然甚難進而易退其肯來乎言不肯復來所以思之特甚。鄭以為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言丘中境塙之處今日所以有麻者彼雷氏之子嗟往治之耳故云所在則治理信是賢人國人之意願得彼雷氏之子嗟其將欲來舒行施施然伺候閒暇獨來見已閱其放逐愛其德義冀來見已與之盡懽。傳雷大至所治。正義曰賢人放逐明為大夫而去下云彼雷之子與易稱顏氏之子其文相類故知劉氏大夫也子者有德之稱古人以子為字與嗟連文故知字也釋丘云非人力為之丘是地之高者在

丘之中故云境塙之處境塙謂地之瘠薄者也傳探下章而解之故言麻麥草木也木即下章李也兼言草以足句乃彼子嗟之所治謂子嗟未去之日教民治之也定本云丘中境塙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箋子嗟至為賢。正義曰箋以有麻之下即云彼雷子嗟則是子嗟今日所居有麻麥也且丘中是隱遁之處故易傳以為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孝經云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嗟在朝則能助政隱遁則能使境塙生物所在則治理是其所以為賢也。傳施施難進之意。正義曰傳亦以施施為舒行由賢者難進故來則舒行言其本性為然恐將不復更來故思之也。箋施施至之貌。正義曰箋以思之欲使更來不宜言其難進且言其將者是冀其復來故易傳以為伺候閒暇獨來見己之貌此章欲其獨來見已下章冀得設食以待之亦事之次也。丘中有麥彼雷子

國

子國子嗟父箋云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彼雷子國將其來食子

復來我乃得食箋云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已已。疏傳子國得厚待之。食如字一云鄭音嗣復扶又反。子嗟父

正義曰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箋言子至世賢。正義曰箋以丘中有麻是子嗟去往治之而

此章言子國亦能使丘中有麥是顯著其世賢言其父亦是
治理之人耳非子國實使丘中有麥也。傳子國至得食。
正義曰傳言以子國教民稼穡能使年歲豐穰及其放逐下
民思之乏於飲食故言子國其將來我乃得有食耳。箋言
其至待之。正義曰準上章思者欲令子國見已言其獨來
就我飲食庶其親已來至已家已得厚禮以待之思賢之至
欲飲食之也。丘中有李彼畱之子。箋云丘中而有李彼
畱之子貽我佩玖。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箋云畱
已而遺已也。貽音怡玖音久說文紀又。疏傳玖石至美
反云石之次玉黑色者遺唯季反下同。疏寶。正義曰
玖是佩玉之名故以美寶言之美寶猶美道傳言以為作者
思而不能見乃陳其昔日之功言彼畱氏之子存能遺我以
美道謂在朝所施之政教。箋畱氏至遺已。正義曰箋亦
以佩玖喻美道所異者正謂今日冀望其來敬已而遺已耳
非是昔日所遺上章欲其見已已得食之言已之待畱氏此
章畱氏之子遺我以美道欲畱氏之子教已思者與畱氏
情親故云畱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正謂朋友之身
非與其父為朋友孔子謂子路賊夫人之子亦此類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一



清嘉慶壬午重刊

翰林院編脩南昌黃中模彙

毛詩注疏按勘記

四之一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王城譜

是殷頑民於成周也

明監本毛本是下有遷字闕本刻入案所補是也

至於夷厲

補至上當有圈

遂殺幽王厲山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驪誤麗非也考漢書匈奴傳攻殺

幽王于麗山之下亦作麗正義引周本紀當如此大

而其立故幽王太子宜咎

補毛本其作共

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猶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體字句絕猶字當在貶之而作風

上卽由字也浦鐘按移猶字入而云句中改作獨非也又山并鼎考文云宋板此作也屬上其實不然當是剗也凡十行本脩改非一考文所載不誤者俱從之唯誤者出焉

言作為雅頌貶之而作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
風譜所謂其詩不能復雅也黍離箋同又正義云此言
天子當為雅從是作風云云亦其證與頌全不相涉衍
也猶字錯在上皆當正之

○黍離

而司於國風焉

各本此下更無注案釋文云崔集注此下更有猶尊之故稱王也今詩本皆無正義標起止云至風焉是正義本亦無詩譜謂之王城譜則王字謂東周之國崔集注妄譜九字非鄭意

故為憂思無所愬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愬當作訴正義作訴上文可證傳作愬標起止可證愬訴古今字正義所易也此一字不知者改耳餘同此

古詩人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詩當作時桑永正義引作時可證今爾雅疏亦誤為詩

○君子于役

君子于往行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于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衍

羊牛從下牧地而來

閩本相臺本同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亦或倒但唐石經以下至毛本皆不誤故不更出凡各本皆不誤唯別本乃誤者如何彼穠矣不可畏也求爾新特家伯維宰如彼泉流爰其適歸以篤于周祐降予卿士及此羊牛下括并胡然厲矣假樂君子天降滔德彼徂矣既右饗之等皆不更出因經注本及注疏本固未嘗誤不煩正也

○君子陽陽

詠薰也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標起止如此考文古本翳上有薰字考正義引爾雅詠薰也又引薰翳也然後說之云故傳并引之正義傳用爾雅而去其一薰字之意考文古本反用添傳失之甚矣。按薰从每正字也薰从毒俗字也說見五經文字爾雅釋文

○中谷有蓷

葉似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萑誤萑考爾雅注是也

華注節間補注當作生

皆云菴菴是也明監本毛本菴誤閩案菴菴見司馬相如賦漢書作菴閩史記作菴菴

說文云菸綏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綏作菸案皆誤也浦鏗云菸是也

徒用凶年深淺為厚薄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厚薄作薄厚案薄厚是也正義中薄厚字凡四見又標起止云至薄厚皆其證閩本以下并標起止亦改而倒之誤甚

箋離之薄厚補離之下當有至字

○兔爰

國危役賦不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危當作內以六字為一句

秋又取成周之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粟傳作禾

是諸侯背也明監本毛本同背下有叛字閩本剗入案所補是也

序云君子不樂其生之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言形近之誤

有急者有所躁蹙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箋有所躁蹙者定本作操義並

得通釋文云操七刀反本亦作燥沈七感反蹙子六反本亦作戚七歷反此箋取莊三十年公羊傳文今彼文作操蹙鄭考工記注云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操之為已戚矣此箋當亦本是操戚其或作躁蹙者即操戚之別體皆上讀七刀反下讀子六反正義所謂義並得通也若本又作燥讀為七感反下讀為七歷反則誤作慘憾二字之音失之矣沈重非也又見江漢箋

庶幾服寐而無動耳補毛本服作於

易云庶幸也幾覲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注形近之譌

造偽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偽作為考文古本同案為字是也。按古為偽通用如人之為

言亦作人之偽言左傳為多訓偽

○葛藟

王族刺平王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釋文云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譜下正義云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謚言非也定本葛藟序云刺桓王誤也考此是集注定本釋文本皆誤以皇甫謚所改入毛鄭詩

亦無顧眷我之意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顧眷作眷顧案眷顧是也又見碩鼠箋

王又無母恩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王又無母恩也一本作王后正義云定本及諸本又作后義亦通考此文當屬箋今脫去句首箋云二字遂屬之傳非也正義標起止云箋王又無母恩是其證且又者繫前之辭所以又上箋無恩於我也傳未有無恩之文安得云又哉各本皆誤當依正義正之定本及諸本作王后者九誤此但刺王不刺后若分首章父為王二章母為后則三章昆之所指不應不見於傳箋也正義云義亦通非是

潛水濂也

小字本相臺本濂作濂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此非釋文所云詩本又作水旁兼者也乃釋文濂清也誤涉耳正義標起止以下及各本皆作濂可證

不行者蓋衍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衍字是也爾雅疏即取此正無衍字

○采葛

釋草云蕭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荻誤荻下同考爾雅釋文浦按是也餘同此

王氏云取蕭祭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氏當作生民形近之譌蓼蕭正義可證

○大車

蒺藜也蘆之初生者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蘆力吳反正義云此傳蒺藜為蘆之初生則意同李巡之輩以蘆亂為一也戴震云蘆字詭當為蒺藜蘆乃蒺藜二物未秀之名溷為一者非說文蒺藜之初生可證毛傳轉寫之失見毛鄭詩考正

如菘草之色○然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當衍

毳畫虎雉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雖誤雉是也

周禮雖今葬補毛本今作合案合字是也

○丘中有麻

丘中堦坳之處盡有麻麥草木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云丘

中堦坳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釋文云坳本或作遠此從孫義而誤耳是定本遠字亦從孫義但又坳遠復出無之處為異

將其來施施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施施如字正義標起止云丘中至施施考顏氏家訓引傳

及箋云韓詩亦重為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然則今毛詩釋文正義及各本皆作施施者或由顏說定之也經義雜記以為經文一字傳箋重文引邶谷風有光有潰傳洗洗武也潰潰怒也箋君子

洗洗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等證之其說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二

十三

卷四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陸曰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也其地詩譜云宗

周圻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漢書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也至桓公之子武公滑突隨平王東遷遂滅虢鄭而居之即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

本周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鄭據此為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鄭縣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

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因虢郟之地而國之而
郟亦有詩既譜郟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說得
郟之事又云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
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正義曰自此
以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眾與東土河洛之
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已也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
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郟爲大虢叔恃勢郟仲恃險皆有驕
侈怠慢之心加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
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罰罪無不克
矣正義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
國有十惟虢郟爲大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
阻固險謂境多阨塞若克二邑郟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士
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
之間與虢郟爲鄰若克虢郟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爲
君之士也脩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
也虢郟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爲異散則國亦爲邑殷
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弊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
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
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正義曰鄭語又云公
悅乃東寄帑與賄虢郟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

年桓公爲司徒鄭卅家云桓公爲司徒一歲問太史伯曰王
室多故余安逃死是爲司徒一年乃問也問史伯在九年至
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卅家又云犬戎殺
幽王并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地理志云幽王
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卒取史伯所云
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
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
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
伯有善於郟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處虢郟之地明
是武公滅虢郟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
邑之地案鄭卅家史伯云虢郟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
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郟之君見公方用事輕
分公地公誠居虢郟民皆公之民也桓公臣善於是卒言於
王東其民於洛東而虢郟果獻十邑竟國之如卅家則桓公
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
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爲此說耳外傳云
皆子男之國虢郟爲大則八邑各爲其國非虢郟之地無由
得獻之桓公也明馬遷之說謬耳桓公雖未得虢郟既寄帑
賄臣民亦從而寄焉故昭十六年左傳子產曰昔我先君桓
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翟

而其處之是桓公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國號鄆爲大設令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尚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爲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敍鄭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鄆譜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洧焉則鄭都在鄆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鄆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鄆城之下服虔云鄆城故鄆國之墟杜預云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鄆都故別有鄆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鄆譜亦云則鄆鄭同地而云鄭非鄆都者正以鄆國別有鄆城決知鄆國之都非鄆也但二城不甚相遠故於鄆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言其境界所及非謂鄭居鄆都也鄆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寰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鄆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號鄆之國自然亦爲畿外鄆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

在東周畿內故歷言之也及并十邑鬱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在畿外故緇衣傳曰諸侯入爲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稱人也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爲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鄭志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意與賈說異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正義曰緇衣序云父子並爲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卽代爲司徒故得輔平王以東遷是先爲卿士後并十邑但鄭先說得國之由故云又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對上鄆風已作故云又作案左傳及鄭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鄆曼生太子忽是爲昭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爲厲公又生公子亶公子儀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子亶十八年齊人殺子亶鄭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躒立四十五年卒此其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

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叔于田大叙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葍兮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則襄裳手東門之輝風雨子衿在其間皆為貽公詩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雖未踰年要君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於見逐則為被逐而作是忽前立時事也山有扶蘇葍兮狡童刺忽所美非賢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既淺則此三篇蓋後立時事也襄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之箋國人欲以鄰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弒而立已列於會則成爲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會鄭伯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類列於會則成爲鄭君國人不應思大國之見正襄裳宜是初田事也手東門之墀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爲其主雖當突前篡時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

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廁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荅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弟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上大叙于田爲莊公之詩也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武公

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疏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緇衣詩者美武公也緇衣三章章四句至功焉。正義曰作緇衣詩者美武公也武公之與桓公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而善於其卿之職鄭國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爲卿正得其宜諸侯有德乃能入仕王朝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父謂至其宜。正義曰以桓公已作司徒武公又復爲之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盛美武公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

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
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
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
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
則民與功是司徒職掌十二教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
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
鬪陰禮謂男女昏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
入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
子伏之屬辨其等級則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
存則民不偷惰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勅
教之相憂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衣服之制教之節制則民
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其事則民不失業
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皆謹慎其德相勸為善以
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興立功效自求多福司徒
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教民之大者故舉以言焉此與
洪隲國人美君有德能仕王朝是其一國之事故為風蘇公
之刺暴公吉甫之美申伯同寮之相刺美乃所以刺美時王
故為雅作者主意

緇衣之宜兮儆予又改爲兮

黑緇

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
焉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儆
本又作弊符世反。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適
朝直遙反下同。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適
館舍粢餐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箋云卿士所之
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館古翫反粢七旦反。疏。緇衣至
飧也飧蘇尊反盧力於反飲於鳩反食音嗣。疏。粢兮。至
毛以為武公作卿士服緇衣國人美之言武公於此緇衣之
宜服之兮言其德稱其服也此衣若敝我願王家又復改而
為之兮願其常居其位常服此服也卿士於王宮有館舍於
畿內有采祿言武公去鄭國人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舍兮
自朝而還我願王家授子武公以采祿兮欲使常朝於王常
食采祿也采祿王之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言予為子授者
其意願王為然非民所能改受之也。鄭以為國人愛美武
公緇衣若弊我願為君改作兮自館而還我願授君以飲食
兮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飲食也鄭以授之以食為民授之
則改作衣服亦民為之也。傳緇黑至之位。正義曰考工
記言染法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
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是緇為黑色此緇衣卿士冠禮所

詩疏四之三

五

云主人立冠朝服緇帶素鞶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
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美武公善為司徒而經云緇衣周
緇衣卿士所服也而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
朝於王服皮弁不眠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
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言緇
衣之宜謂德稱其服宜衣此衣做則更願王為之令常衣此
服以武公繼世為卿並皆宜之故言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
之位焉。箋緇衣至弁服。正義曰退適治事之處為私也
對在天子之庭為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即下句適子之館
兮是也舜典云闕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於
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
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
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玉藻說視朝之
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
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教事在君所
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
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亦謂私家之朝與此異也玉藻
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
緇衣也定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傳適之至采祿。○
正義曰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為之館者人所止舍故為

舍也祭餐釋言文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為祭謂餐食也諸
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解其授祭之意采謂田邑采取賦
稅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
祭也。箋卿士至飲食。正義曰考工記說王宮之制內有
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寢之裏外路
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六卿三孤為九卿
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
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則有所從而適也言還授子
祭則還有所至也既為天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是從采
邑而適公館從公館而反采邑故云還。還。在采地之館則設
餐以授之傳言受采祿者以采祿解祭義也箋言還在采地
之館者自謂迴還所至國人之授祭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
采地之館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何
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食采之非邑民
常君善惡繫於天子不得曲美鄭國君也鄭國之人所以能
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食之耳非即實與之食也
易傳者以言予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
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為禮伐柯言王迎周公言我觀之子邊
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
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造兮

好猶宜也箋云造為也。

適子之館兮還

予授子之粢兮

箋造為。正義曰釋言文。縮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

之館兮

傳蓆大。正義曰釋詁文。還予授子之粢兮

為也。蓆音席韓詩云儲也說文云廣多。

縮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

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

亂焉

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為之所而使驕慢。將七羊反下及注皆同

勝音升祭側界反後放此聽吐丁反好呼報反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命莊公處之大都莊公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亂終以害其親弟是

公之過也此叔於未亂之前失為弟之道而公不禁制令之奢僭有臣祭仲者諫公令早為之所而公不聽用於事之小不忍治之以致大亂國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是小不忍也後乃興師伐之是致大亂大也。箋莊公至驕慢。正義曰此事見於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不許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二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於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是謂共城大叔是段驕慢作亂之事也大叔于田序曰將仲子兮無踰我叔多才而好勇是段勇而無禮也

里無折我樹杞

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

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折之舌反下。同杞音起。驟仕救反服虔曰：數也。君若與之一本若作將。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箋云：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

將此一將字

仲可懷也

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箋云：懷

如字與音餘。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疏。將仲子至可畏。正義曰：祭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反請於仲子，兮汝當無踰越我居之里。垣無損折我所樹之杞木，以喻無干犯我之親戚，無傷害我之兄弟。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畏我父母也。以父母愛之若誅之，恐傷父母之心，故不忍也。仲子之言可私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莊公以小不忍至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之。傳里居至木名。正義曰：里者民之所居，故為居也。地官遂人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是二十五家為里也。無踰我里，謂無踰越我里居之垣牆，但里者人所居之名，故以所居

表牆耳。四牡傳云：杞枸繼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陸機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蠶而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

為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箋祭仲

至除之。正義曰：哀二十年左傳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王

服虔云：驟數也。箋言驟諫出於彼文，序不言驟而箋言驟者

若非數諫不應固請，故知驟諫也。以里垣之內始有樹木，故

以里喻親戚樹喻兄弟。既言驟諫以為其諫非一，故言初諫

曰：以為數諫之意。案左傳此言乃是公子呂辭，今箋以為祭

仲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矣。則祭仲之諫多於公子

呂矣。而公子呂請除大叔為諫之切，莫切於此。祭仲正可數

諫耳。其辭亦不是。過仲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為祭仲諫。

箋懷私至得從。正義曰：晉語稱公子重耳安於齊，姜氏勸

之，行云：懷與安實敗名。病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引此為懷

私之義，故以懷為私。以父母愛段不用害之，故畏迫父母有

言不得從也。於時其父雖亡，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

遺言尚存，與母連言之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

折我樹桑。牆垣也。桑木之

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折我樹桑。諸兄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

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園所以樹木也檀疆朝之木檀徒丹反木名疆其良反

一音居良反忍本亦作刃同而慎反依字木旁作刃今此假借也沈云系旁作刃為是案系旁刃音女巾反離騷云初秋

蘭以為疏傳園所至之木正義曰大宰職云園圃毓草佩是也疏木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

為車故云疆朝之木陸機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

可得駁馬繫迷一名挈盭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盭先殫豈敢愛之畏人之多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

田國人說而歸之繕之言善也甲鎧也繕市也疏叔

田三章章五句至歸之戰反善也說音悅鎧苦愛反疏于

為鐘箋以今曉古叔于田巷無居人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

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巷學里塗也箋云叔往田國人

洵美且仁箋云洵信也言叔信美疏叔于至且仁

叔之辭時人言叔之往田獵也里巷之內全似無復居人豈

可實無居人乎有居人矣但不如叔也信美好而且有仁德

國人注心於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傳叔大至

里塗正義曰左傳及下篇皆謂之大叔故傳辨之以明叔

與大叔一人其字曰叔以寵私過度時呼為大叔左傳謂之

京城大叔是由寵而異其號也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

作者意殊無他義也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於田因名曰田

故云田取禽也丰曰侯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巷是里內

之美名叔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

辭非實也叔于狩巷無飲酒也冬獵曰狩箋云飲酒謂燕飲

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疏正義曰釋天文

李巡曰圍守取也。叔適野巷無服馬箋云適之也郊外之無所擇也。也。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箋云武有武節。疏箋云武有武節。也。外至乘馬。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郊外也。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夾轅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云猶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是人事而言此不宜獨言無馬。知正謂叔既往田巷無乘馬之人耳。箋武有武節。正義曰文武者人之技能。今言美且武悅其為武則合武之要。故云有武節言其不妄為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而勇本或作而好勇好衍字。疏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至得眾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經陳其善射御之等是多才也。禮禘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舉是得眾也。大叔于田

乘乘馬叔之從公田也。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執轡田者誤乘乘上如字下繩證反後句例爾。執轡

如組兩驂如舞驂之與服和諧中節箋云如組者如織組之為也在旁曰驂。組音祖中竹仲反。

叔在藪火烈具舉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箋云列人持火俱舉言眾同心。藪素口反。

禴禘暴虎獻于公所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禴禘暴虎獻于公所進於君也。禴本又作祖音但禴素歷反搏音博。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狃習也。箋云狃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將七羊反。疏大

至傷女毛以為大叔往田獵之時乘駕一乘之馬叔馬既良叔之御人又善執持馬轡如織組織者摠紕於此成文。

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為其兩驂之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於樂節也。大叔乘馬從公田獵。

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舉之。言得眾之心故同時舉火。叔於是禴去禘衣空手搏虎執之而獻於公之處。所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為之。其必傷汝矣。言大叔得眾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為亂而公

詩流曰之二

也。襄駕釋言文馬之上者謂之上駕。故知上駕者言眾馬之最上也。曲禮注云：「鴈行者與之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鴈行，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驂之有靳。』」傳揚揚光。正義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為光也。○傳：「騁馬至曰送。」正義曰：此無正文，以文承射御之下申說。射御之事，馬之進退唯騁止而已，故知騁馬曰磬止。馬曰控，今止馬猶謂之控，是古遺語也。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知從禽。○**叔于田乘乘鵠**。驪白雜毛曰鵠。鵠音保。依字作鵠，驪力馳反。○**兩服齊首**。馬首齊也。○**兩驂如手**。進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叔在藪，火烈具阜**。阜，盛也。○**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慢遲罕，希也。箋云：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慢**。本又作慢，莫晏反。○**抑釋**。抑，釋也。○**抑鬯弓忌**。抑，所以覆矢也。鬯，弓言田事畢。○**抑音**。水所以覆矢也。馬云：積九蓋也。杜預疏：叔于至弓忌。毛云：積九箭筒也。鬯，敕亮反。○**疏**。叔于至弓忌。毛時乘一乘之馮馬，其內兩服則齊其頭首，其外兩驂進止如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也。火有行列，其

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既遲矣。叔發矢又希矣。及其田畢，抑者叔釋抑以覆矢矣。抑者叔執鬯以發弓矣。既美叔之多才，遂於說其田之事。○鄭唯如手如人，手相助為異，餘同。以如者，比諸外物，故易傳。○傳：「驪白雜毛曰馮。」正義曰：釋畜文。郭璞曰：今呼之為烏驪。○傳：「慢遲罕希。」正義曰：以惰慢者必遲緩，故慢為遲也。釋詁云：希罕也。是罕為希也。○傳：「抑所至發弓。」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音義同。服虔云：「冰積九蓋。」杜預云：「或說積九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抑為覆矢之物，且下句言鬯弓明上句言覆矢可知矣。故云：抑所以覆矢也。鬯者盛弓之器，鬯弓謂發弓而納之鬯中，故云：鬯弓發弓謂藏之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

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

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

衛。克一本作尅好呼報反注同惡鳥路反下同疏清人

遠于萬反將子亮反御魚呂反注同翔五羔反。

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清人詩者刺文公也文公之時

臣有高克者志好財利見利則為而不顧其君文公惡其如

是而欲遠離之而君弱臣強又不能以理廢退適值有狄侵

衛鄭與衛鄰國恐其來侵文公乃使高克將兵禦狄於竟狄

人雖去高克未還乃陳其師旅翱翔於河上日月經久而文

公不名軍眾自散而歸高克懼而奔陳文公有臣鄭之公子

名素者惡此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又惡此文公退之逐

臣不以道高克若擁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眾出奔則是亡

師公子素謂文公為此乃是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

詩以刺之經三章唯言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之事耳序則具

說翔翔所由作詩之意二句以外皆於經無所當也。箋好

利至侵衛。正義曰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

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名師潰

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是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

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

春秋經書入衛而箋言侵者狄人初實侵衛衛人與戰而敗

後遂入之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也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句

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不須待名而文公不

命久雷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必須君

命故不名不得歸也傳善士句不伐喪

耳其得反國亦當晉侯有命故善之。

清人在彭駟介

旁旁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箋云清者高

云疆也駟四馬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重英矛有

詩疏四之三

十三

序言高克將兵則清人是所將之人故知清是鄭邑言禦秋于竟明在鄭衛境上言翔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南故云適彼樂郊亦摠謂境為郊也下言消軸傳皆以為也碩鼠云適彼樂郊亦摠謂境為郊也下言消軸傳皆以為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故俱於河上介是甲之別名故云介甲也北山傳云旁旁然不得已則此言旁旁亦為不得已之義與下庶庶為武貌陶陶為驅馳之貌互相見也。傳重英有英飾。正義曰重英與二矛共文明是矛飾魯頌說矛之飾謂之重英也。箋二矛至英飾。正義曰考工記云會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會夷長短名也。會近夷長也是矛有二等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禦狄于境是守國之兵長宜有夷矛故知二矛為會矛夷矛魯頌以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會矛有二無夷矛也。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清人在消駟介庶畫飾言其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

庶

消河上也也庶庶反。庶表驕反。

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重喬累荷

也箋云喬矛於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喬毛音橋鄭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鷓道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矜字又作乘同巨中反沈又居陵反近附近之近題音啼題頭也室劔削名也方言云劔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疏傳謂之室此言室謂矛頭受刃處也削音笑縣音玄。疏傳喬累荷。正義曰釋詁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箋喬矛至毛羽。正義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登孔襄十年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然題者表識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登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清人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鷓毛稍也。清人在軸駟介陶陶。軸河上也也陶陶驅馳之貌。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為將。

詩疏四之二

志

詩疏四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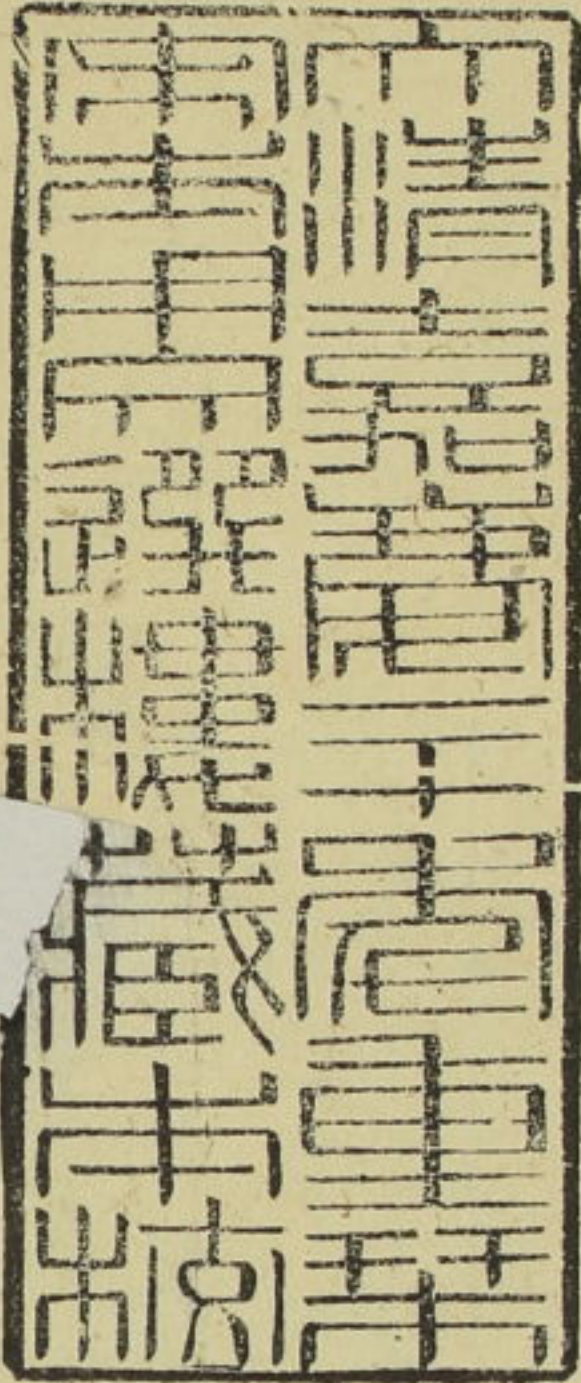
也高克之為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
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抽劔也反說文作陷他率反云抽刃以疏左旋右抽中
習擊刺也好呼報反注同將子亮反下同旋其師右手抽矢以
以高克居軍之中以為一軍之容好言可名而不名故刺之
射高克使御人在車左者習迴旋其車勇士在右者習
○鄭以高克使御人在車中央為軍之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
抽刃擊刺高克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
○傳左旋以講習兵事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克為將
左旋中以此左旋右抽矢為軍之容好言其無事故逍遙也
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右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
之策左旋者為上貴不敗績然則此亦以左為陽故為左旋
○箋左人至在左○正義曰箋以左右為相敵之言傳以左
為軍之左旋右為人之右手於事不類故易傳以為一車之
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
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迴之事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
之亦是習之也高克自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為之事為軍之
容好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齊云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兵
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

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
侯即解張也卻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卻克為將之鼓下也
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
若士卒兵車則闕宮箋所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
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此二箋皆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
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
則人君平常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籍之義云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保介謂車右也置耒
耜於車右御者之閒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
君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
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子親鼓也成二年左傳云齊侯
伐我北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為將乃然故云將居鼓下

清人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二

長安盧氏
同治



黃中模

毛詩注疏按勘記 四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鄭譜

又云為幽王大司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衍云字非也譜以上說京兆

鄭縣以下說河南新鄭故以又云為更端之辭山井鼎考文載永懷堂板又云作桓公出於臆改其板自是俗書無足論者盧文弨亦取改此文失之矣

桓公臣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史記臣作曰是也

斬之蓬蒿藜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藿誤翟是也

子文公踧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踧傳作捷是也此據世家

是突前篡之箋

閩本明監本毛本箋作初案皆非也當作事上下文可證

宜是初田事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田作年案皆非也田當作日形近之譌

○緇衣

粢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殮蘇尊反在粢字後諸盧字前是釋文本餐作殮正義云粢餐釋言文考爾雅與此傳意同皆謂粢為餐假借釋文本誤

在天子宮小字本相臺本宮上有之字明監本毛本同闕本列入考文一本同案有者是也

而言予為子授者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予譌子是也

非民所能改受之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授譌受是也

又再染以黑乃成緇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上浦鏗云脫則為練又復再染以黑九字考周禮注是也此以黑複出而脫去

此緇衣卿士冠禮所云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即誤卿是也

周緇衣卿士所服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非也周當作明形近之譌

○將仲子

是致大亂也補毛本下大字作國案國字是也

君將與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君若與之一本若作將正義本今無可考

四牡傳云杞枸繼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考彼傳及爾雅皆是繼字此繼字當誤

矣則祭仲之諫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矣或然字之誤屬下是也

實敗名病大事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敗名二字當衍此引晉語實病大事或記左傳敗名於

傍遂誤入皇皇者華正義引實病大事不誤

園所以樹木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樹誤種案正義云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是自

為文不當據以改傳

檀彊韜之木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韜作忍案釋文云忍本亦作刃同而慎反依字韜旁

詩疏月三交力

刃此今假借也考采薇箋堅忍白華抑箋柔忍皇皇者華傳調忍字皆作忍周禮士訓考工記二釋文亦可證是此傳本作忍字因正義自用勒字不知者乃取以改也又考文古本作紉采釋文所載沈重說及采薇改作紉白華采所易今字作勒皆非也舊釋文章字誤今正見後考證

木旁作刃補木當作韋

故云彊勒之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作忍正義作勒忍勒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

駁馬梓榆閩本明監本毛本榆作榆案榆字是也長風正義引作榆

○大叔于田

叔多才而好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文云本或作而好勇好衍字正義云禮禘暴虎是好勇也下文云好勇如此是與或作本同

大叔于田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正義標起止云大叔至傷女下文云毛以為大叔往田獵之時又上篇正義云此言叔于田下言大叔于田作者意殊是與或作本同此詩三章共十言叔不應一句獨言大叔或名篇自異詩文則同如唐風杖杜有杖之杜二篇之比其首句有大字者援序入經耳當以釋文本為長

將叔無狃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毋本亦作無正義本今無可考

然則藪非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則當作澤上下文可證

孫炎曰狃伏前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伏誤伏是也

欲止則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往誤往是也

乘一乘之馮馬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乘字誤乘馮誤馮案經傳皆作馮正義作馮馮馮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止

○清人

禦狄于竟

案本明監本毛本竟作境下言禦狄于境同竟境古今字易而說之也考文古本序亦作境誤采正義所易之今字

駟四馬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駟介四馬也考文古本有介字采釋文一本此箋但說駟耳其介甲也已在傳矣一本誤。按毛傳文茵虎皮也謂文茵之文乃是虎皮也荷華扶渠也謂荷華之荷乃是扶渠也傳之例本如此後人有刪改遂至不畫一

使四馬被馳駟敖遊

明監本毛本被下有甲字闕本剽入案所補是也

中軍為將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為作謂考文古本同案謂字是也釋文以謂將作音

可證

注云右陽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左誤右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三

十四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言猶道也鄭自莊公

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裘疏羔裘三章章字或作求朝直遙反下及注同風福鳳反。四句至朝焉。正義曰作羔裘詩者刺朝也以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道古之在朝君子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廷之人焉經之所陳皆古之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也。箋言猶至刺之。正義曰言謂口道說諸序之言字義多為道就此一釋餘皆從之。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則此莊公詩也故言莊公以明之以桓武之世朝多賢者陵遲。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如濡潤自莊公為始故言自也。忠直且君也箋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均侯君也箋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音旬侯韓詩云侯美也。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淪變也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淪以朱反。疏

羔裘至不渝。正義曰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上服羔皮為
裘其色潤澤如濡濕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
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
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傳如濡至侯君。正義曰如
似濡濕故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釋言文侯君釋
詰文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箋緇衣至畏之。正義曰經
云羔裘知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論語云緇衣羔
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立冠朝服緇帶素鞞注
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為朝服也玉藻云諸侯
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
廷服此羔裘故舉以言是皆均直且君言其有人君之度孔
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為人君與此同也正其衣冠
以下論語文。傳渝變。正義曰釋言文。箋舍猶至之等
。正義曰舍息是安處之義故知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釋
文訓。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豹飾緣以豹皮也孔。彼其
之子邦之司直也。疏。羔裘至司直。正義曰言古
為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之是子
一邦之人主以為直刺今無此人。傳豹飾至孔甚。正義

曰唐風云羔裘豹祛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為羔
祛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羔

裘晏兮三英粲兮。克柔克正直也。粲眾意。晏於諫反

粲采。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彥士之美稱。疏。羔裘至

諫反。彼其之子邦之彥兮。稱尺證反。疏。彥兮。

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為裘其色晏然而鮮盛兮其人

有三種英俊之德粲然而眾多兮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

人以彥士兮刺今無此人。箋三德至眾意。正義曰英

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為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

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

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亡

之道非能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

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

為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倒者以經有正直無

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能亦為德故也。洪範之言謂

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粲兮亦謂朝夕賢臣具此三

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
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
有故知此三德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為粲是粲為眾

意。傳彥士之美稱。正義曰釋訓云美士為彥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遵循路道摻擊祛袂也箋云思望君子

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擊持其袂而雷之。摻所覽反徐所斬反祛起居反又起據反袂也擊音覽袂面世反。無

我惡兮不寔故也寔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擊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

然。惡鳥路反注同寔市坎反。疏。遵大至故也。正義曰故也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爾。疏。國人思望君子假說得見之狀言已循彼大路之上兮若見此君子之人我則攬執君子之衣祛兮君子若忿我雷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處怨惡我雷兮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速於先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雷子有道川上有路對文則有廣狹之異散則道路通也以摻字

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為攬也說文摻字。山音反聲訓為斂也操字臬此遙反聲訓為奉也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祛尺二寸則袂是祛之本祛為袂之末唐羔裘傳云祛袂末則袂祛不同此云祛袂者以祛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唐風取本末為義故言袂末。傳。遵大路兮寔速。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寔意之速。傳。遵大路兮

摻執子之手兮箋云言執手者思望之甚無我醜兮不寔好也醜棄也箋云醜亦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醜本亦作款又作穀市由反或云鄭音為醜好如字鄭云。疏。傳醜棄。正義曰醜與醜古今字醜善也或呼報反。疏。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為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醜亦惡意小異耳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疏。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至好色。正

詩流四之三

音。借音皆樂。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疏 我欲為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肴羞之饌共食。

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

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

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刺。今不然。傳宜肴。正義曰。釋言文。

李巡曰。宜飲酒之肴。箋言我至共肴也。正義曰。言我釋。

詁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鳧。為加。

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截。

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膳炙處外。醢醬處內。葱漑處末。酒。

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倣公。

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鳧。鴈之文。此得用鳧。

鴈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

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已自不。

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鴈為加豆也。牲牢之。

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間暇無事。宜與賓客。

燕與上宜肴。別也。傳君子至安好。正義曰。解其在御之。

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

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古士兼。

有大夫當云不徹。懸而唯言琴瑟者。證經之琴瑟有樂懸者。

亦有琴瑟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雜佩者。珩璜琕瑀。

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

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

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

歡。音。珩音衡。佩上玉也。璜音黃。半璧曰璜。琕音居。佩玉名。瑀。

音。禹石次玉也。衡昌容反。狀。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如牙儲直居反。使所吏反。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箋云。

問遺也。箋云。順謂與。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好謂。

已和順。遺尹季反。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好謂。

與己同好。好。疏。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以愧謝之。我。

寺流回之三

五

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荅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荅則以為此詩刺忽不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後妻者也安得以為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為問鄭隨時荅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為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

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責其大國長女為此姦淫其行可恥惡耳何必三姓之女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中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以美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為正妻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則是已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媯已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為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刺之序言嘗有功於齊明是忽為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時故不為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為謀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為謀言其謀不及國故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箋忽鄭至立突。正義曰經書鄭世子忽是為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於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始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云鄭人刺忽不取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同車讀與何彼

禮矣詩同舜尸順反華讀亦與召南將翽將翽佩玉瓊

同下篇放此迎魚敬反下同權音謹將翽將翽佩玉瓊

琚所佩有琚瓊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言孟姜信美好且閑(疏)有女至且都

習婦禮。洵恤句反(疏)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同

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之華然其

將翽將翽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

中節也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於

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傳親迎

至木權。正義曰士昏禮云婿揖婦出門乃云婿御婦車授

緩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釋草云檉木權檉木權樊光曰

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

機疏云舜一名木權一名檉一名日檉齊魯之間謂之王蒸

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合仲夏木權榮。傳都

閑。正義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為閑也司馬相如上林

賦云妖冶閑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為閑也司馬相如上林

亦以都為閑也。有女同行顏如舜英也箋云女始乘車

璿御輪三周御者代婿。將翽將翽佩玉將將

璿音細字書作璿。將翽將翽佩玉將將

行。將將七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羊反玉佩聲。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反。箋云女始至代婿。正義曰昏義文也御者代婿即先

行。道而行故引之以證同道之義。傳將將鳴玉而後

之時已言佩玉鏘鏘也上章言玉名此章言玉聲互相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音(疏)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至美然

疎(疏)皆言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

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

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

荷華與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齒菡言高

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

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胥音疎又相如反菡本

作歐又作蒼戶感反舊本又作欲又作蒼度感反菡荷華

也未開曰菡蒼已發曰芙蕖慎本亦作顛都田反倒都老反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

都乃反往觀狂醜之人以與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

人其意同。狂求匡反且子餘反注同好美色呼報反下同

本亦作觀疏疏山有至狂且。毛以為山上有扶蘇之木隰

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

上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乃

唯見狂醜之昭公耳言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刺之鄭以

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山上生有扶蘇之木隰中有荷

華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生下隰喻忽置不正之人

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位言忽用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

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

都之美好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

者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矣故刺之。傳扶蘇至其宜。正義

曰毛以下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

其華齒薺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出也荷扶藻其

木宜生於高山荷華水草宜生於下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

宜反以喻不宜言忽使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亦為不宜也。

箋與者至其所。正義曰箋以扶蘇是木之小者荷華是草

之茂者今舉山有小木隰有茂草為喻則以山喻上位隰喻

下。小木喻小人茂草喻美德故易傳喻忽置不正之人於

上位置美德於下位。傳子都至且辭。正義曰都謂美好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

與好色。山有喬松隰有游龍游龍猶放縱也喬松在

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

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橋本亦作喬毛作橋

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子充良人也

作橋苦老反枯槁也。狡童昭公也

狡童昭公也

上有喬高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
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小
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小
者乃唯見此壯狡童昏之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昏愚故刺
之鄭以爲山上有枯槁之松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松木雖
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喻忽之
養臣君子在於上位則不加恩澤小人在於下位則祿賜豐
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
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不往見子之充實之善人乃往見狡
好之童穉有貌無實者以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
小人故刺之。傳云木至紅草。正義曰傳以喬松共文嫌
爲一木故云松木以明喬非木也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歸
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歸是龍紅一草而列名故云龍
紅草也陸機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
餘據上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爲喻不取喬游爲義。箋游
龍至其所。正義曰此章直名龍耳而言游龍知謂枝葉放
縱也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草爲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
應言槁游也今松言槁而龍云游明取槁游爲義山上之木
言枯槁隰中之草言放縱明槁松喻無恩於大臣游龍喻聽

恣於小臣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
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
也則其養之又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爲自相
違戾斯不然矣忽之羣臣非二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
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爲不
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傳子充至昭公。正義曰充者實
也言其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爲良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
狡童兮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爲昭公也。箋人之至無實。○
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爲性行誠實則知狡童
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好之童非有指斥定名也下篇
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不以狡童
爲昭公故易傳以爲人之好忠良不親子充而親狡童以喻
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狡
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
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
未可用也箋義爲長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稷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臣各失其禮

不相倡和。○釋他洛反。倡昌亮反。本。釋兮。釋兮風其吹。

又作唱。注下同。和胡卧反。注下同。○釋兮。釋兮風其吹。

女。興也。釋稿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云。稿謂木葉也。木

之言此者。刺今不。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叔伯言羣臣長

也。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

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

長張又反。疏。釋兮至和女。○毛以為落葉謂之。釋詩人謂

稱尺證反。疏。此釋兮。釋兮汝雖將墜於地。必待風其吹。女

然後乃落。以興謂此。臣兮臣兮。汝雖職當行政。必待君言。倡

發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倡而後和。又以君意

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羣臣長幼之等。倡者當是我君和者

當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鄭下二句。與毛異。具在

箋。○傳。釋稿。至後和。○正義曰。七月云。十月隕。釋傳云。釋落

也。然則落葉謂之。釋此云。釋稿者。謂枯槁。乃落。故箋云。稿謂

木葉是也。木葉雖槁。待風吹而後落。故以喻人臣待君倡而

後和也。○傳。叔伯至臣和。○正義曰。士冠禮為冠者。作字云

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

言羣臣長幼也。謂。撥呼羣臣為叔伯也。言君倡臣和解。經倡

予和。汝言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箋。叔伯至之稱

○正義曰。箋以叔伯長幼之稱。予汝相對之語。故以為叔伯

羣臣相謂也。桓二年左傳。稱宋督有無君之心。言有君不以

為君。雖有若無忽之。諸臣亦然。故云。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

相服。故弱者謂強者。汝倡矣。我則和之。刺其專恣而不和。君

也。箋又自明己意。以叔伯兄弟相謂之。稱則知此。經為羣臣

相謂之辭。釋兮。釋兮風其漂女。漂猶吹也。○漂。匹

故易傳也。釋兮。釋兮。要成也。○要。於遙反。注同。

釋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祭仲專也。○疏。狡童二章章四句。○箋。權臣至仲專。○正義

擅善戰反。疏。曰。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

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

自以己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

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為公娶鄧曼生貽公。故祭仲立之

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突

祭仲逐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公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有壯狡之志箋云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七丹反違音皇暇也。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與忽圖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為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不與我賢人言說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令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不服餐言已憂之甚也。傳昭公至之志。正義曰解呼昭公為狡童之意以昭公雖則年長而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襄三十一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賢人共食。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憂不能息也。

狡童一章章四句

褻裳思見正也狂立里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褻起連反本或作騫非說文云褻袴也恣資利反行下孟反注下同更。疏褻裳二章章五句至正已。正義曰作褻裳詩者音庚。疏言思見正也。所以思見正者見者自彼加之之辭以國內有狂悖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是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大國之正已欲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也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已下句言狂童恣行序以由狂童恣行故思大國正已經先述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思之意故復言狂童之狂所以經序倒也。箋狂童至正之。正義曰忽也莊公卅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卅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卅子忽復思於鄭是忽入而突出也故云與忽更出更入於時諸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國也忽之復立突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月鄭伯突入於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與忽爭國忽以微

弱不能誅逐去突諸侯又無助子惠思我褰裳涉漆
忽者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子惠思我褰裳涉漆
惠愛也。漆水名也。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
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漆水往告。
難也。漆側中反篡，初思反揭。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欺例反，又起列反，難乃旦反。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
荆楚。鄉，香亮反。本亦作向。狂童之狂也，且。狂，行童
也。箋云：狂童，人日為狂行。故疏：子惠至也。且，正義曰：
使我言此也。且，子餘反。下同。鄭人以突篡國無若之
何，思得大國正之，乃設言以語大國。正卿曰：子大國之卿，若
愛而思我，知我國有突篡國之事，有心欲征而正之，我則褰
衣裳涉漆水往告。難於子矣。若子大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
所思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之人，可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之
意，我國有狂悖幼童之人，日益為狂，行也是為狂不止。
故所思大國正之。傳：惠愛至水名。正義曰：惠愛釋詰文。
漆，洧鄭國之水，自鄭而適他國，當涉之也。箋子者，至告難
。正義曰：序言思大國之正已，則意欲告者，將告大國之正
卿，謂卿之長者執一國之政，出師征伐，事必山之，故知子者
斥大國之正卿也。宛丘云：子之湯，夸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

皆斥君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者，鄰國之君爵位尊重，鄭
人所告不宜徑告於君國之政，致正卿所主。且云：子惠思我
平等相告之辭，故知子者必是大國正卿。又下云：子不我思，
豈無他人？則他人與此子者，正可有親疏之異，而尊卑同也。
謂他國者為人，為士非斥國君，則知子者亦非國君矣。他人
他士是他國之卿，明知子者亦大國之卿也。若然，論語及左
傳說陳恆弑其君，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公曰：告夫三子。彼述孔子
之意，以為君使之告，臣非禮也。此所以不告其君而告臣者，
彼孔子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
事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為不可。此則止鄭國之人欲告他
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之致達於君，與彼不同。
漆洧大水，未必褰裳可渡，示以告難之疾意耳。箋言他至
荆楚。正義曰：言子不我思，乃告他人，是先告近鄰，後告遠
國。齊晉宋是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荆州，非獨齊
大國故箋舉以為言見子與他人之異，有其實。大國非獨齊
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
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
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
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

矣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述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忽故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為諸國不思正已故有遠告他人之志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為篡故思大國正已耳。傳狂行童昏所化。正義曰此狂童斥突也狂童謂狂頑之童稚狂童之狂也且言其日益為狂故傳解其益狂之意言突以狂行童昏其所風化於人人又從之徒眾漸多所以益為狂行作亂不已故鄭人思欲告急也狂行謂篡其國是疏狂之行童昏謂年在幼童昏闇無知鄭突時子惠思我褰裳涉年實長以其志似童幼故以童名之。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上士。狂童之狂也且疏。箋他士至上士。正義任於事謂之為士故箋之云他士猶他人正謂遠國之卿也所以謂為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呼卿為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既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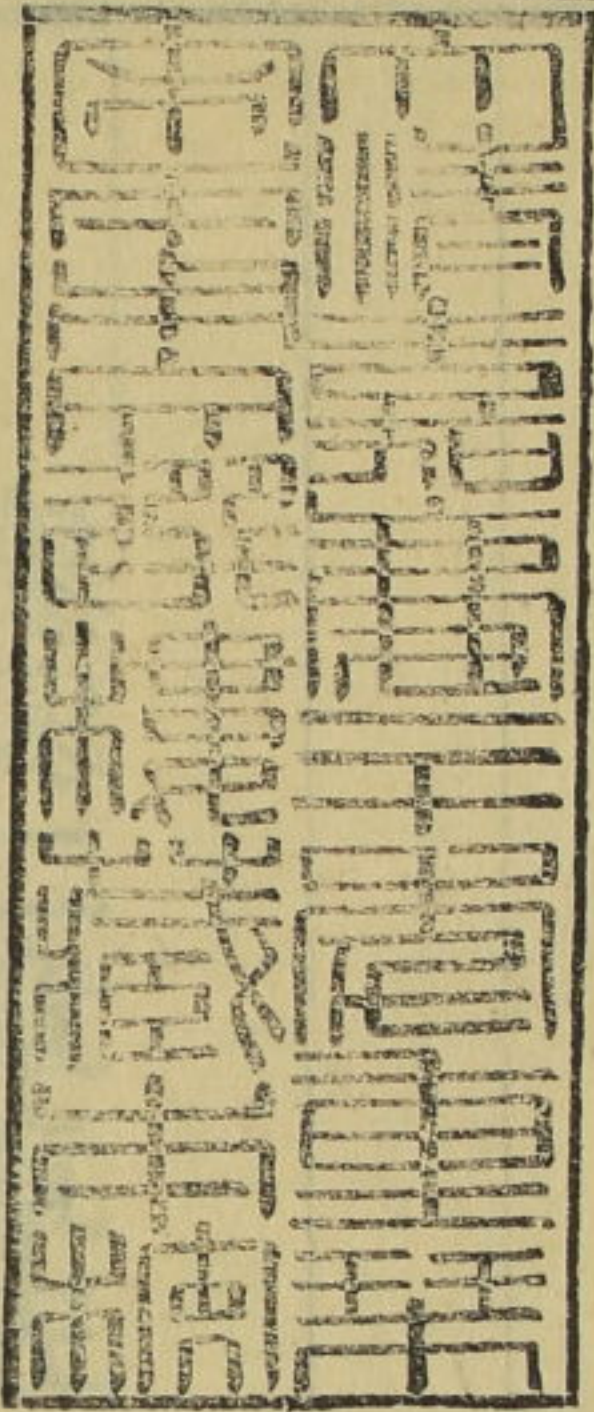
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由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三

本國盧氏
何自敬印



黃中模

毛詩注疏校勘記

四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補下行當題毛詩國風鄭氏箋孔穎達疏此卷誤脫

○羔裘

如濡潤澤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釋文以如濡作音亦有如字此傳潤澤正謂裘之潤澤所以得如濡非訓濡為潤澤也正義所說是矣定本失之也皇皇者華箋云如濡辭澤也亦其證。按裘不得云潤乃如潤耳潤澤正是濡訓定本是也

亦謂朝夕賢臣

補夕當作多

○遵大路

不憲故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故也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爾考正義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標起止云遵大至故也是正義本作也

寔市坎反

補案釋文按勘市當作市

說文摻字山音反聲

閩本明監本毛本字下有參字案所補是也山音反三字當雙行細書即為參字作音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山誤此

操字臬此遙反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遙反三字當雙行細書即為臬字作音也此臬聲與上參聲皆二字連文

○女曰雞鳴

陳古意以刺今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又云定本云古義無士字是正義本有士字也

箋德謂至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也作者案所改是也

璜圭璧也

補說文圭作半案半字是也

佩玉有衡牙

補禮記衡作衡

諸侯佩山元玉

明監本毛本同閩本諸作公案此公字用禮記文改也

此章非是異國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非作必案所改非也非當作自

○有女同車

而忽不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取正義作娶取娶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考文古本序作娶誤采此添忽字亦誤采此也下箋鄭人刺忽不取齊女小字本相臺本十行本皆不誤閩本以下亦誤為娶餘同此

曰雍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姑誤始考左傳是也

佩有琚瑀所以納閑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女曰雞鳴正義引此傳瑀作玖見上考女曰雞鳴傳

云雜佩珩璜琚瑀衡牙及珩引玉藻璜引列女傳琚引此經唯證其為佩則衡牙及珩引玉藻璜引列女傳琚引此經唯

瑀獨無所證故先引說文瑀玳石次玉後引丘中有麻云
賜我佩玳而云然則瑀玳與瑀皆是石次玉玳是佩則瑀
亦佩也若此傳作瑀則傳自有明證不當舍之而借玳為
譬況矣作玖者是也

字書作埤補釋文按勘埤作埤埤是埤之別體小字本作
埤乃字有壞而改之

後世傳其道德也小字本相臺本其道作道其考文古本
同案道字在其上者是也釋文以傳道

作音可證閩本明監本毛本亦誤在下又脫也字

此解鏘鏘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及經皆作將
將正義作鏘鏘易古字為今字而說之

也例見前庭燎正義作將將當是未知者依經注改之
耳

○山有扶蘇

所美非美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皆是所美
非美人之事定本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是

正義然字當是人字標起止云至美然後改也

扶蘇扶胥小木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山有扶蘇下
云扶蘇扶胥木也今考正義本亦然無

小字也正義云毛以為山上有扶蘇之木又云毛以下章
云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又云扶胥山木宜生
於高山皆不言小木至說鄭乃始云小木又云箋以扶蘇
是木之小者較然有別可證唯云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
有以知之有一小字乃後人用經注本之有小字者誤添
之耳段玉裁云毛云高下大小各得其宜高下謂山隰大
謂扶蘇松小謂荷龍正言以刺忽與鄭異鄭乃互易其大
小耳呂覽及漢書司馬相如劉向揚雄傳枚乘七發許氏
說文皆謂扶疏為大木許氏扶作扶口疏胥蘇通用

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荷下華字衍
也傳分說經荷華二字用爾雅文

不應華字又錯見荷字解中正義云荷扶渠其華菡萏釋
草文正無荷下華字是其本不誤○按非誤衍也說見鄭
風清人

菖本又作欲又作蒼補釋文按勘云盧本欲作欲下蒼字
作蒼云欲舊作欲據澤陂音義改蒼

舊作舊據爾雅音義改案所改是也集韻四十八感載蘭苕
密歡四形可證

所美非矣閩本明監本毛本矣作美案所改是也下文
云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是其
證

扶藁其其華菑苕補衍一其字

醜人之至意同補毛本醜作箋案箋字是也

山有喬松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喬作橋閩本明監本毛本
亦同案橋字是也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
反王云高也鄭作槁苦老反枯槁也考正義本是橋字此經
毛作橋以為喬之假借鄭亦作橋與毛字同但以爲橋之假
借是其耳釋文云毛作某鄭作某所謂某者指傳箋之義
不以指經字之形經字之形毛鄭不容有異也箋云橋松在
山上以為假借不云讀爲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也箋例每如
此其釋文本亦作喬者乃依毛義改爲正字耳非毛鄭詩舊
文也考文古本作喬采釋文亦作本

傳以喬松共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喬作橋下以明喬非
本也不取喬游爲義同案喬字是也凡

正義說傳者例用喬十行本皆未誤此用毛義易字非
正義本經作喬也

此章直名龍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草誤章
是也

不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槁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槁作橋
下明槁松喻無恩於大臣明

監本毛本皆作橋案槁字是也凡正義說箋者例用槁
十行本多未誤唯不應言槁游也一字誤作橋耳

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狂當
作壯形近之譌

○擗兮

和者當汝臣閩本明監本毛本當下有是字案所補是
也

○褰裳

復思於鄭補思當作歸

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
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荆州是南夷大國下文云其實大國與
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
荆楚也義亦通是正義本當無宋衛二字今正義作齊晉
宋衛諸夏大國者誤下文又云而告齊晉宋衛者此承
定本之下因引春秋經有宋公衛侯遂并說義亦通耳與
上文不同

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可當何字誤是也

齊晉宋是諸夏大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是作衛案此非也宋當作本詳見上

見子與他人之異有

補毛本有作耳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四)

十五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

不隨

婚姻之道謂嫁取之禮。丰芳凶反面貌豐滿也方言作姪缺丘悅反倡昌亮反和胡卧反。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至不隨。正義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經陳女悔之辭上二章悔已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已皆是男行女不隨之事也。箋婚姻至之禮。正義曰男以昏時迎女女因男而來嫁謂女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際謂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謂嫁娶之禮也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而來婚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婿黨相對為稱則釋親所云婿之父為婿之父為婿之父婿黨為婚兄弟之黨為姻兄弟是婿黨稱婿婿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特謂外婚謂婿為婿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月數云士踰月外婚至非獨謂婿家

也。子之丰兮侯我乎巷兮

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云子謂親迎者我將嫁者有親

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迎魚敬反下親迎同

悔予不送兮

違而不至者箋云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

送則為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為于偽反

兮。正義曰鄭國衰亂婚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

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

去今日悔恨我本不送是子兮所為留者亦不得為耦由此

故悔也。傳丰豐至門外。正義曰丰者面色丰然故為豐

滿也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

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子之昌兮侯我乎堂兮

昌盛壯貌也鄭改作棖直庚反梱本作闕苦本反近附如之近。悔

予不將兮

將行也箋云

疏

前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然

盛壯兮來就迎我待我於堂上兮我別為他人不肯共去今

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鄭以堂為棖將為送為異餘

同。傳昌盛壯貌。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

堂以俟孫毓云礼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侯於塾前詩人此

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此篇所陳

庶人之事人君之礼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

之於門堂也著云侯我於堂文與著庭為類是待之堂室非

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

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礼受女於

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為毛說。箋堂

當至邊者。正義曰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為

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為

文次故轉堂為棖棖是門梱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官

云棖謂之闕棖謂之楔孫炎曰棖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梱上

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於門事之次故易為棖也。衣錦褰衣裳錦裳

反又符板反吐鼎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禮邇近也。得禮則遠。箋云：其室則邇，謂所欲奔。疏：東門至甚遠。毛之町町，其踐履則易。茹蘆在阪，則為礙阻。其登陟則難。言人之行者，踐東門之壇，則易。茹蘆在阪，則難。越以興為婚姻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非禮不可。若得禮，其室遠，不可為婚矣。是男女之交，不可無禮。今鄭國之女，有不得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之淫亂也。鄭以為女欲奔男，而辭東門之外，有壇茹蘆在阪，上其為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而出，與己是未嫁之女，父兄之禁，難亦淺矣。言其易可以奔，而不自男不來迎己耳。又言己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己不來迎己，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使此男迎己，則從之是不待禮而相奔，故刺之。傳：東門至在阪。正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為城門之故。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

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為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者，也。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壇，禮記尚書言壇，壇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壇。壇，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壇。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壇。茹蘆，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染絳。陸機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蒨草是也。男女之際，者謂婚姻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亦謂婚姻之禮。交際之會也。以壇阪者，各自為喻。壇是平地，又除治阪是高阜。又草生焉。人欲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禮無禮之難。易故云：男女之際，近而難，易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茹蘆在阪也。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難，可知。而省文也。壇阪，可以喻難耳。無遠近之象，而云：近遠者，以壇繫東門言之。則在東門外，阪不言所在，則遠於東門矣。且下句言：則邇甚遠。故傳顧下經，以遠近解之。下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還與此傳文相成，為始終之說。箋：城東至之辭。正義曰：箋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茹蘆在阪連文，則是同在一處，不宜分之。為二故，易傳以為壇邊有阪，栗在於阪上，行者之興，共為女辭。阪是難登之物，茅蒐延蔓之草，生於阪上，行者之所以小難，但為難淺矣。易越而出，以自喻已。

家禁難亦淺矣。易以奔男是女欲奔男，令迎己之辭也。若然，阪有茹蕙，可為小難。壇乃除地，非為阻難，而亦言之者，物以高下相形，欲見阪之難登，故先言壇之易踐，以形見阪為難耳。不取易為義也。傳：邇近至則遠。正義曰：邇近釋詰文，室與人相對，則室謂宅人居室內，而云室。東門之栗有，近人遠，此刺女不待禮，故知以禮為送。近

踐家室 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云：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上並如字，行道也。左傳云：斬行栗，昭徒。豈不爾思，子不覽反。本又作啖，亦作噉，並同者，常志反。

我即 即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疏 東門至我即。毛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為易，有物在淺家室之內，雖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與為婚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不可無禮，故貞女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為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鄭以為女乎？男迎己之辭。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內，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已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以栗為興者，栗有美味，人所啗食，而甘之，言已有美色，亦男

所親愛而悅之，故女以自喻。女又謂男曰：我豈可不於汝思望之乎？誠思汝矣，但子不於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耳。女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即去，故刺之。傳：栗行至踐淺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淺，釋言文。此經傳無明解，準上章亦宜以難易為喻。故同上為說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與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不變改其節度。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何夷說也。箋

何而心不說。疏 風雨至不夷。正義曰：言風雨且雨寒，說音悅下同。涼淒淒然，雞以守時而鳴，音聲喈喈然。此雞雖逢風雨，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有此人，若既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

不悅言其必大悅也。傳風且至啾啾然。正義曰四月云
秋日淒淒寒涼之意言雨氣寒也。二章瀟瀟謂雨下急疾瀟
瀟然與淒淒意異故下傳云瀟瀟暴疾啾啾膠膠則俱是鳴
辭故云猶啾啾也。傳胡何夷說。正義曰胡之爲何書傳
通訓夷悅釋言文。定本無胡何二字。風雨瀟瀟雞鳴膠膠
瀟音蕭。既見君子云胡不瘳。瘳愈也。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晦昏也。箋云已止也。雞不爲如。既見君子
云胡不喜。晦而止不鳴。不爲于僞反。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學

以校。正道藝。衿音金。本亦作襟。徐音琴。世亂本或以世字
在下者誤。校力孝反。注及下注同。注傳云鄭人遊於鄉校是
也。公孫弘云夏。疏。子衿三章章四句至不脩焉。正義曰
曰校沈音教。鄭國衰亂不脩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

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
留者責去者之辭也。定本云刺學校也無校字。箋鄭國至
道藝。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
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學爲校。校是學之別名。故序連言之
又稱其名。校之意言於其中可以校正道藝。故曰校也。此序
非鄭人言之。箋見左傳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爲證耳。非
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
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爲校也。禮人君立大學小
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
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青青子衿。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
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
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青如字。學子以青爲
衣。領緣衿也。或作菁音。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
非純章允反。又之閏反。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
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曾不
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
寄問也。傳疏。青青至嗣音。毛以爲鄭國學校不脩。學人
聲直專反。疏。散去其留者思之言。青青之色者是彼學子
之衣衿也。此青衿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
從而責之。縱使我不往彼見子子寧得不來。學習音樂乎責

其廢業去學也。鄭唯下句為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於我。責其遺忘已也。傳青衿青領。正義曰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衿。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壬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父母在衣純以青。是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其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傳嗣習至舞之。正義曰所以責其不習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闡誦之歌。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皆絃誦歌舞之。箋嗣續至忘已。正義曰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已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為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存問。我以恩責其忘已言與彼有恩。故責其斷絕。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佩佩玉也。士佩瑀珉而青組綬。碩本又作瑀如充反。珉亡巾反。組音祖。綬音受。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疏

傳佩玉至組綬。正義曰玉藻云

右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子佩為佩玉也。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瑀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佩瑀珉而縕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上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傳不來者言不一來。正義曰準上傳則毛意以為責其不一來。習業鄭雖無箋當謂不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來見已耳。挑兮達兮在城闕兮。而見闕箋云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為樂。挑他羔反。又勅彫反。說文作叟。達他未反。說文云達不相遇也。好呼報反。樂音洛。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疏挑兮至月兮。毛以為學人廢業。候而寡聞。故思之甚。疏望為樂。故留者責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乍往乍來。在於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何為廢學而遊觀。鄭以下二句為異言。一日不與汝相見。如三月不見。言已思之甚也。傳挑達至見闕。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

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為往來貌釋官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今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於闕者乘猶登也故箋中之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為樂。箋君子至之甚。正義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文由其須友以如此故思之甚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疏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經二章皆閔忽無臣之辭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為忠臣指其德行則為良士所從言之異耳終以死亡謂忽為其臣高渠彌所弑也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由無忠臣意以此死故閔之有女同車序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意亦與此同。揚之水不流束楚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

流束楚言其政不行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箋云鮮寡於臣下。漂匪妙反。終鮮兄弟維予與女也忽兄弟

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無信人之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息淺反注下同

言人實廷女廷誑也。廷求往反徐。疏女。揚之水至廷

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束之楚乎言能流漂之以與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能誅除之今忽既不能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相疑終竟寡於兄弟之恩唯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誠之汝無信他人之言被他人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將至亡滅故閔之鄭唯上二句別義具箋。箋激揚至臣下。正義曰箋言激揚之水是水之迅疾言不流束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政教亂促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下故無忠臣良士與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接同為閔無臣之事毛。揚之水不流與雖不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興故為此解。無信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二人同心也箋云二人者我身與女忽。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八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疊子儀各一也。爭爭鬪之爭注同。疊

亡匪反又音。疏曰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至室家焉。正義尾莊公子。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亂也以忽立之後於兵革室家相離思得保其室家也兵窮困男女相棄民人迫謂甲冑之屬以皮革為之保者安守之義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若散則通民人分散乖離故思得保有室家正謂保有其妻以妻為室家經二章皆陳男思保妻之辭是思保室家也其公子五爭兵革不息敘其相棄之由於經無所當也俗本云五公子爭誤也。箋公子至各一。正義曰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弒昭公而立公子亶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亶而輟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為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為爭篡故唯數後為五爭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如雲衆多也箋云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思不存乎相救急箋云匪非也此如雲者皆非

我思所存也

思如字注及下皆同沈息嗣反毛音如字鄭息嗣反

緜衣綦巾聊樂我

緜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箋云緜衣綦巾所為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

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負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思不忍斥之綦文也。緜古老反又古報反綦巨基反樂音洛注並同一音岳或云箋留樂又音岳負音云本亦作云韓詩作魂魂神也為于

偽反難疏出其至我貞。毛以為鄭國民人不能保其室
乃且反疏家男女相棄故詩人閱之言我出其鄭城東門
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多如雲然女既被棄莫不困苦詩人閱
之無可奈何言雖則衆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以其衆
多不可救拯唯願使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彼服縞衣之
男子服縞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相得則樂云貞古今字助
我心云耳詩人閱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云貞古今字助
句辭也。鄭以為國人迫於兵革男女相棄心不忍絕眷戀
不已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也言鄭國之人有棄其妻自言
出其東門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
被棄心亦無定如雲然此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
以其非已之妻故心不存焉被棄衆女之中有着縞素之
衣縞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則以喜
樂我云民人思保室家情又若此迫於兵革不能相畜故所
以閱之。傳思不存乎相救急。正義曰言其見棄既多困
急者衆非已一人所以救恤故其思不得存乎相救急。傳
縞衣至相樂。正義曰廣雅云縞細縞也戰國策云彊弩之
餘不能穿曾縞然則縞是薄縞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
綦弁注云青黑曰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
小別顧命為弁色故以為青黑此為衣巾故為蒼艾色蒼即

青也艾謂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也知縞衣男服縞巾女服
者以作者既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故知一衣一巾
有男有女先男後女文之次也傳以聊為願故云願室家得
相樂室家即縞衣縞巾之男女也。箋縞衣至縞文。正義
曰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經稱有女如
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為文則縞衣縞巾是男之所
言不得分為男女二服衣巾既共為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
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則詩人為詩雖舉一
國之事但其辭有為而發故言縞衣縞巾所為作者之妻服
也故言且留可以樂我云也箋亦以縞為青色但縞是文章
之色非染繪之色故云縞縞文謂巾上為此蒼艾非全用蒼
色為也出其闈闈有女如荼闈曲城也闈城臺也茶英茶
如彼都人士之都謂闈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茶茅秀物之輕
者飛行無常。闈音因闈鄭郭音都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
以望氣祥也徐止奢反又音蛇茶音徒秀。雖則如荼匪
本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雖則如荼匪
我思且箋音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縞衣茹蘆

聊可與娛

茹蘆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箋云茅蒐染

言也。娛。疏。出也。聊可與娛且可留與我為樂心欲留之

本亦作虞。疏。曲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衆多皆着喪

服色曰如茶然雖則衆多如茶非我思所存救以其衆多不

可救恤惟願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縞衣之男子服茹蘆

之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願其還得配合可令相與娛樂閱其

相棄故願其相樂。鄭以為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曲

城都邑市里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茶飛揚無所常定此女

被棄心亦無定如茶然此女雖則如茶非是我之所思以非

已妻故不思之其中有著縞素之衣茹蘆染巾者是我之妻

相畜故閱之。傳闕曲至喪服。正義曰上言出其東門此

文亦言出其闔闔字皆從門則知亦是人所從出之處釋宮

云闔謂之臺是闔為臺也出謂出城則闔是城上之臺謂當

門臺也闔既為臺則知闔是門外之城即今之臺謂當

曲城是也故云闔曲城闔城臺說文云闔闔城曲重門謂闔

為曲城釋草有茶苦菜又有茶委葉邯風誰謂荼苦即苦菜

也周頌以薺茶蓼即委菜也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既夕注與

此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至會焉。正義曰作野有蔓草詩者

言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於下

又征伐不休國內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

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下民窮困之

二種茶草也言茶英茶者六月云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

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茶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

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

增望之如茶韋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茶與此傳意同

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婚之時月也毛以為君之潤澤不下流下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辭言君之潤澤不流下敘男女失時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野有

蔓草零露漙漙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箋云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為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漙本亦作團徒端反有美一人清

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

時願婉於阮反邂逅戶懈反遘本亦作迺胡豆反疏野有至願兮毛以為郊外

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漙漙然露潤之兮以與民所以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兮今君之恩澤不流於

下男女失時不得婚娶故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不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

我心之所願兮由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是君政使然故陳以刺君鄭以蔓草零露記時為異餘同傳野四至盛多

外此唯解文不言興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

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箋零落至夫家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為落也仲春仲秋俱是晝夜等溫涼中九月霜始降仲秋仍有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而有露謂仲春時也所引周禮地官媒氏有其事取其意不全取文與彼小異鄭以仲春為媒月故引以證此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漙漙盛貌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皆臧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

能救焉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合會溱洧之上溱洧側中反下于軌反說文溱作澮云澮水出鄭溱水出桂

也溱與洧方渙渙兮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箋云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

士與女方秉簡兮簡蘭也箋云男

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為淫泆之行。○蘭古類反字從艸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泆音逸。女曰觀乎士曰既且。箋云女曰觀乎欲與士觀行下孟反。且往觀乎洧之外。已觀矣未從之也。○且音徂往也徐。且往觀乎洧之外。子胥反下章放此閒音閑處昌慮反。洧訏且樂。洧大也箋云洧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也。洧息旬反韓詩作洧訏況于反韓。維士與女伊其相誑贈之以勺藥。勺藥香草箋云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女以勺藥。疏。溱與洧至勺藥。正義曰鄭國淫風大行述結恩情也。疏。其為淫之事言溱水與洧水春冰既泮方欲渙渙然流盛兮於此之時有士與女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草兮既感春氣託采香草期於田野共為淫泆士既與女相見女謂士曰觀於寬閒之處乎意願與男俱行士曰已觀乎止其欲觀之事未從女言女情急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我聞洧水之外信寬大而樂可相與觀之士於是從之維士與女因即其相與戲誑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士愛此女

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為信約男女當以禮相配今淫泆如是故陳之以刺亂。傳蘭蘭。正義曰陸機疏云蘭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傳詩大。正義曰釋詁文。箋洧信至則往。正義曰洧信釋詁文以士曰既且是男答女也且往觀乎與上女曰觀乎文勢相副故以女勸男辭言其寬且樂於是男則往也下句是男往之事。傳勺藥香草。正義曰陸機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箋伊因。正義曰因觀寬閒遂。溱與洧瀏其清矣。瀏深貌為戲誑故以伊為因也。溱與洧瀏其清矣。瀏深貌也力尤反。士與女殷其盈矣。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誑贈之以勺藥。箋云將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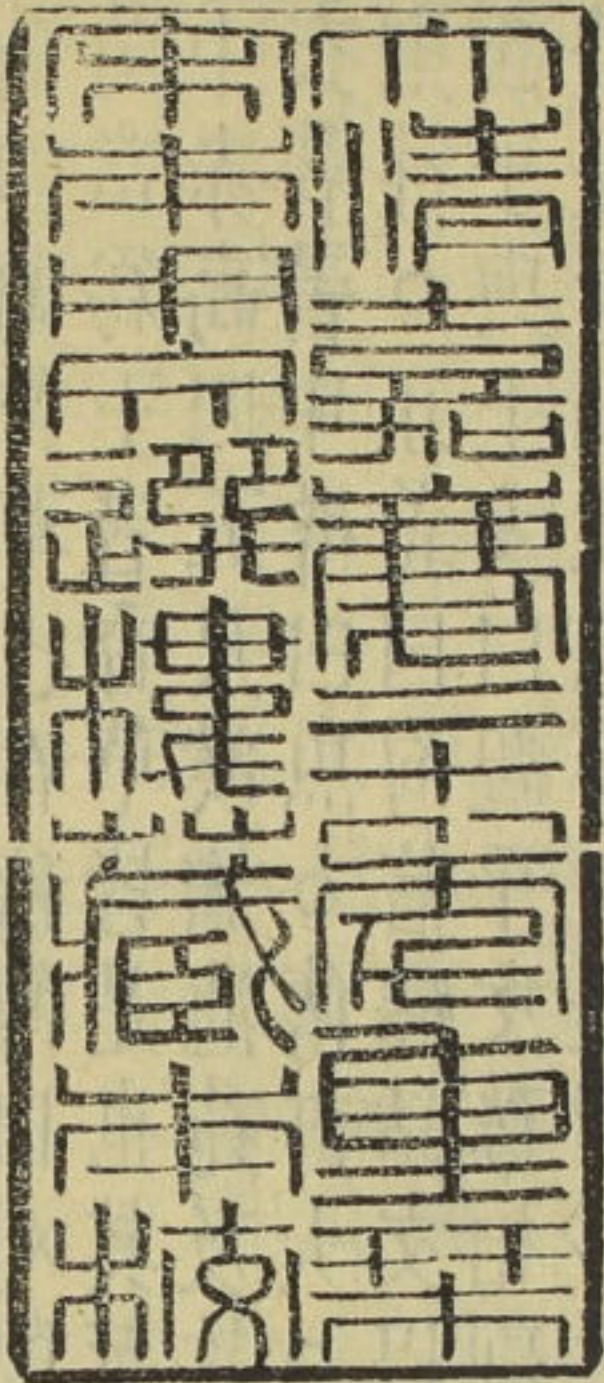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 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四

毛詩注疏



翰林院編修南昌黃中模

毛詩注疏校勘記

四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丰

謂之婚姻 閩本明監本毛本婚誤昏下同案此正義十行本唯昏時士昏禮昏字不從女是也其序注標起止皆作婚則婚者正義所易字

之黨為姻兄弟 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上有壻字案所補是也

悔予不將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予字唐石經磨改其初刻字不可知矣

士妻紵衣纁納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也釋文云紵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緇考士昏禮釋文本誤也唯本或作純不誤經云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是純如字讀訓為絲鄭未嘗破為紵也儀禮緇字甚多皆作緇無作紵者經為純字更審矣紵字在周禮媒氏注非此經之字也正義引士昏禮并注是其本當不誤今亦盡作紵用釋文改注又云注改正義也考文古本作緇采釋文又作本

○東門之墀

而相奔者也各本此序無注釋文云此序舊無注崔集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考正義當亦無此注實非鄭注也集注誤耳

故名曰為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曰當作各自形近之譌

東門之墀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編檢諸本字皆作墀又云讀音曰墀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墀釋文云墀音善依字當作墀考此是釋文正義經字皆作墀注同唐石經以下依定本作墀

男女之際近而易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是傳本無而易二字釋文於下易越始云以鼓反下同當是亦無此二字也各本皆衍則茹蘆在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則下有如字考文古本同小字本作以案有如字者是也

壇坂可以喻難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難下有易字案所補是也

故知以禮為送近

補毛本送作遠案遠字是也

女乎男迎已之辭

補乎當作呼

○風雨

胡何夷說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無胡何二字考文古本無采正義

言風雨且雨

補毛本作風而且雨

○子衿

言可以校正道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上云學校戶孝反下云以校正音教是學校字當從

本校正字當從才五經文字手部云校經典及釋文或以為比校字案字書無文此校字即張參所云也各本校正字從木誤毛本學校字亦從才更誤正義中字同此釋文有誤校作校者今正詳後考證

鄭國衰亂不脩校

閩本明監本毛本校上有學字案所補是也

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皆誤皆考爾雅是也段玉

裁云作皆不誤皆猶交也衣皆謂衣領衣之交處也此當是李巡本獨得之他本作皆不可解乃字之誤耳

士佩璫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作璫云本又作璫如

文五經文字璫字皆在石部其作璫者後變而從玉耳凡與聲之字多誤從需聲見廣韻廿八獮輒字下故又作本如此

○揚之水

被他人之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被作彼案所改是也

○出其東門

而輟高渠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輟誤輟是也

如其從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其作雲案雲字是也

聊樂我貞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我貞音云本亦作云正義云則可以樂我心云耳下文云云貞

古今字助句辭也是正義本作貞以貞為古字云為今字故易貞為云而說之自著其例如此也凡易字者依是求之而例可得矣又商頌景貞維河箋貞古文云亦可證

縞衣綦巾所為作者之妻服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所字上當有已字正義當本

云故言縞衣綦巾已所為作者之妻服也已謂詩人自己今正義脫去所上已字耳不然此箋更無已字其已謂詩人自己者安所指乎考文古本有已字采正義而得之者也

有棄其妻

閩本明監本妻下有者字案所補是也

荼茅秀

小字本同苗本秀作莠釋文云秀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考正義本是秀字鴟鴞正義

引此箋作秀既夕釋文用荼下云茅莠地官釋文茅莠下云毛詩注作秀是字本不與二禮注同或作本正依二禮改耳考文古本作莠采釋文。按段玉裁云莠者魏晉以下俗字也謂依二禮改是非

說文云闡闡城曲重門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
浦鐘云曲說文作內非也說文
本作曲今說文誤耳九經字樣云闡城曲重門也可證

即委菜也闡本明監本毛本菜作葉案所改是也

出其東門二章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無其字後改
同今本案初刻誤也序有可證

○野有蔓草

下章首二句是也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二誤
下是也

零露漙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零作靈字故
為落也詩經小學云案此則經本作靈露箋作靈
落也假靈為零字依說文則是假靈為靈考文古本溥作團
采釋文也釋文云溥本亦作團徒端反團團然盛多也匡謬
正俗所云詩古文有作水旁專者亦有單作專者後人輒改
之為團字讀為團團之團者即謂此

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
云此傳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

閒婉然美也下八字作一句讀以清為目之美以揚為眉
上之美以婉兮為清揚之美婉婉然今傳中無婉兮字是
嫌於訓清揚為眉目之閒矣此以經合傳時所刪

有蔓延之草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蔓延當倒下文可
證

露潤之兮補毛本露作霑

鄭以仲春為媒月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婚誤
媒是也

野有蔓草三章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三作二案二字是也
闡本明監本毛本亦誤作三今正

○溱洧

士與合會溱洧之上小字本相臺本與下有女字明監本
毛本同闡本剝入案此脫也

士曰已觀乎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乎當矣字
誤是也

鄭國二十一篇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磨改廿一篇其初
刻上為二十其下不能知矣

